陳巖野先生全集

何耀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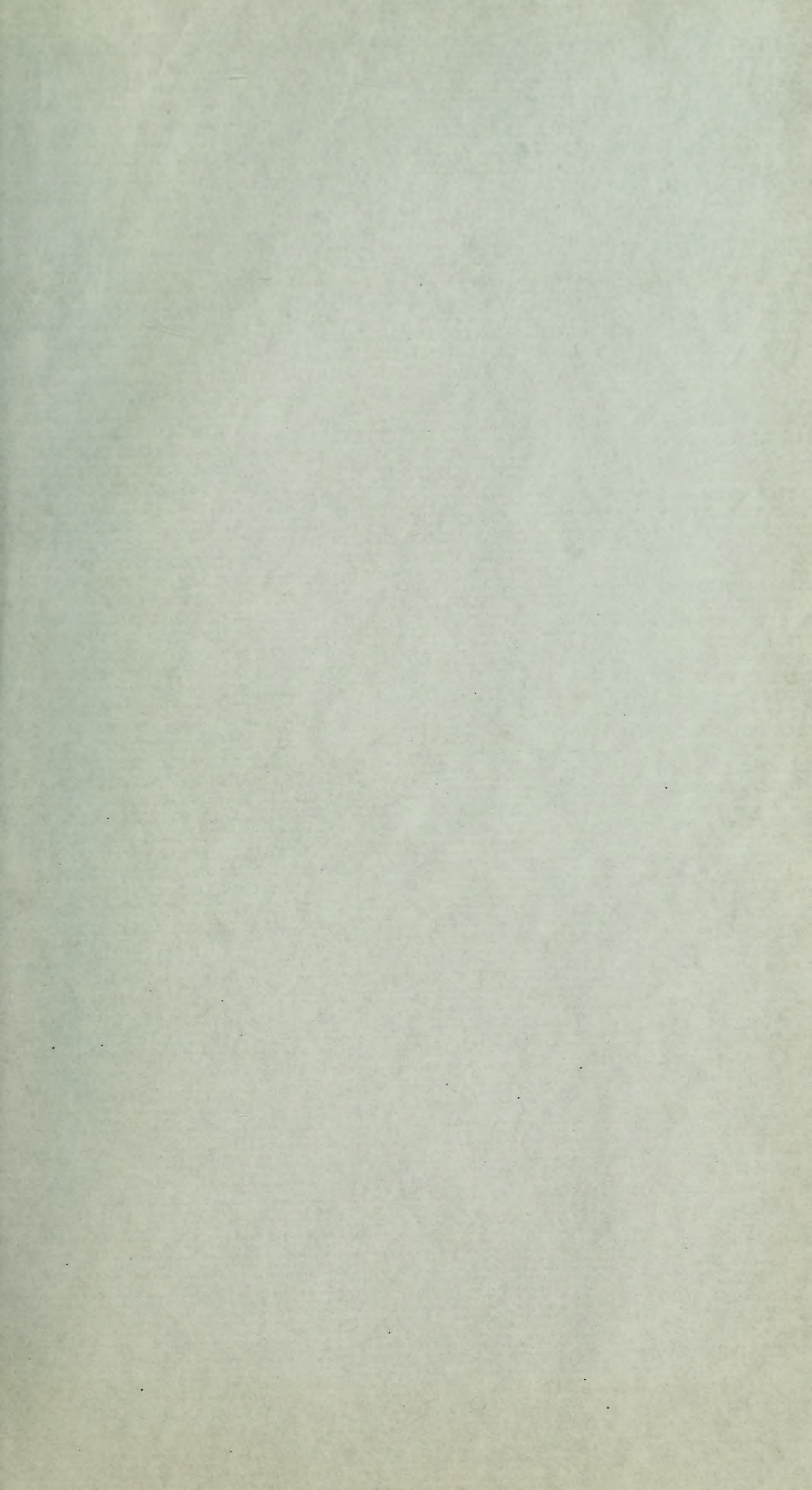
上册



明陳邦彥撰

陳巖野先生集

何氏至樂樓叢書第十六



明陳邦彥撰

陳巖野先生集

何氏至樂樓叢書第十六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景印
清嘉慶順德溫氏刊本

嘉慶乙丑孟夏重鐫

陳巖野先生全集

聽松閣藏版


陳巖野先生像

有明之季節烈可紀二百餘季報由養士諸生奮戎惟公為偉只知君臣不顧妻子慷慨從容與文山齒其靈當天雖亡不死久而論定褒忠揚美取義者神偷生者鬼

同里後學温汝能敬題

重印陳巖野先生集序

年時余既得張文烈公軍中遺稿與陳文忠公集重印亟欲再得陳忠愍公遺稿而並刋之庶幾吾粤後三忠之風節文采重顯於茲世夢寐以求果如所願是書乃清嘉慶十年溫謙山舍人輯刻擧凢公之遺象行狀本傳詩文都爲四卷末附門人同在錦巖山起義死節者姓名事蹟始末可考周以備矣方余肅瞻遺象棣棣威儀令人油然生敬繼讀傳狀諸篇則正氣凛然感深肺腑掩卷不能自已其中興政要疏爲綱者八爲目者三十二所以開物成務期臻郅治以視賈長沙之治安策

曾何遜色至獄中自述云經年辛苦慚何補應識皇明有死臣又步文丞相韻泉路若逢文信國不知雙眼可誰青固已抱殉國之決心若臨命詩已共萇宏化碧還同屈子俱沉又厓山多忠魂後先炤千古其從容就義之慨則又驚聞宇內光耀史册矣況公之哲嗣恭尹淵源家學屈大均從遊日久若薛始亨何絳梁佩蘭羅大賓程可則諸人皆同出其門公之授徒越山錦巖也教以捭闔陰陽劍術輿地之學故弟子多節烈英偉之士焉文忠開社雲淙公雖未嘗參與蓋抱負不在此而其詩教卒開三家四子面目世稱錦巖詩派此爲吾粵詩

史一大關鍵也公殉難經過已詳傳狀諸篇而彭羅溫三氏序文所以彰公之忠義者無不盡何待多言竊思清初文字獄起先烈遺馨久遭湮閟中葉而還國力漸微潛德斯光然微舍人之力後學亦從何而得讀之耶是爲序

公元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何耀光



重刻陳巖野先生全集序

天地之正氣所關文章與忠義存焉然是二者天若故為靳之恆不欲全以畀人即有時全以畀之而所遭不造忠義之氣不獲遂伸於天下而

其人之文章因之而晦蓋時為之也卒之忠義之氣長留天地雖至遲之又久之餘光有待而伸而文章亦隨之而顯以彪炳於人間亦時為之也予鄉陳巖野先生當有明

之季蘊文武才困頓諸生中授徒講學一旦聞變慷慨涕泣申明大義不惜走數千里伏闕陳書雖不用歸來而國勢瀕危東西奔走猶能倡率義旅奮力戎間卒至捐軀報

國大節昭然當是時先生豈不知天命有屬一木難支然君父之難急以身殉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也以視乎全軀保妻子之臣奚足掛齒類哉論者謂盡忠義於高官厚

祿之時易盡忠義於儒冠輩布之日難盡忠義於攻城奪地之時易盡忠義於破國亡家之日難予於先生之遇蓋重有感也觀其中興政要諸疏閲變獄中諸詩迄今讀之

凜〻有生氣焉然則先生〻
志節早已定於平時而不定
乎倉卒先生之文章先生之
忠義爲〻也先生之忠義先
生之文章宣〻也當其身受
極刑妻子就戮僅餘一子奔

逖草莽尓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先生之忠義未獲遼伸先生之文章亦因之不顯故曰時爲之也迨

朝廷下褒忠之詔凡屬明季

殉難諸臣悉予襃揚普天下
臣庶莫不共仰
聖度如天誠如
聖諭所云當天戈迅掃之時諸
人雖皆抗顏拒命然事後平
情論定要多忠於所事實無

媿於疾風勁草不忍令其湮沒不彰用是一體旌諡使得俎豆其鄉其所以勵臣節而慰忠魂誠千萬世所未有也先生以勝國遺忠得邀曠典蓋至是而忠義之心得以昭

然共白於天下而其忠義
發為文章亦藉是以長播於
人間故曰時為之也予里人
也距先生之世百有餘載然
其遺芳餘烈得之故老傳聞
尚赫赫照人耳目先生初隱

於邑之錦巖故自號巖野顏其堂曰雪聲謹按其生平撰著所見於錦巖志者頗畧而未詳復向其族人得所藏雪聲堂遺槀版已漫漶字多殘缺亟合而釐訂之得若干卷

付之剞劂以垂不朽嗟乎先
生往矣文章以先生重耶抑
先生以忠義重耶夫文章忠
義天地之正氣所結而成乃
合而畀之先生一人之身始
知天之所以報先生者不在

當時而在萬世嗚呼先生其可以無憾矣夫先生其可以無憾矣夫旨

嘉慶十年歲在乙丑孟春望後同里後學中書舍人溫汝能頓首謹譔并書於蓮溪之

一鑑草堂

原敘

南昌彭士望躬菴譔

余嘗讀文信國集輒累欷泣下不能卒非徒惜公之一死也理宗淳祐而後廷闕疆場宋之人才盡矣僅一文天祥爲晝樹國分閫保境拓疆之策其時尚可有爲令采而用之近足以副李綱招撫河南北之謀而遠勝於房琯分建諸王之議卒之權姦蔽斥言不得行拱手以自沉其國趙氏三百年之祚斬焉不復可不哀耶宏光南渡不及宋高而一時將相又不及李宗韓岳馬阮之徒并不及秦檜其公忠憂國倜儻非常之人往往出於草澤殆不止一陳亮時則有嶺南陳先生以諸生上中典政要書近二萬言爲綱有八目三十有二包大學衍

義一書而簡練其精要其於恢復大計兵餉戰守之機宜方畧皆鑿鑿可見行事粹然儒者有用之言亮臨安之書未有或先之者也書上報聞而先生歸歸而南都竟陷嗚呼明之南不及宋之南其事非一端也矣先生殉難二十九年余始得與先生子恭尹爲兄弟交恭尹出先生文集屬余敘集中首載是書余乃得卒讀追論其事閩粵當丙戌丁亥之際先生將自行其言始則爲庸闇人所給以全粵東手送之他人旣而同義失期先發竟忘軍號空殺壯士洩奇計以資敵先生是時奮臂獨拍召集十萬師屢挫强敵敗而起起而復戰與張文烈相爲犄角牽制使不得西而李成棟精銳畧盡是以

有戊子皈正之事國家十餘年之祚重爲所延其與張許遮蔽江淮沮遏其勢抑復何異敵常招降先生判書尾任殺一妾三子不爲動而卒臠磔其身從容賦詩西向受刃以遂其由來報國之志嗚呼先生官止給事無尺寸之藉徒以忠義激發山海之豪從之如市視其死如趨家其姓名可紀先後從死者十有四人其四爲門人嗚呼信國之烈亦豈復有過之者哉先隆武初元先生在粵與鄉試而內閣蘇觀生疏薦呈政要書思文歎爲奇才敕授推官除官命甫下榜發中乙酉鄉試第七人冠帶赴宴觀者異之俄陞職方主事命監狠粵兵援贛未至贛陷先生同觀生在南安以奇策進之不省乃

命先生奉箋詣永明 王勸進而覲生復擁立紹武先生前後遺書陳大義以利害曉之不聽敵隨至遂陷全粵而覲生亦死先生同與陳文忠子壯爲師生粵陷避地還山中慟哭起兵爲畫策與文忠水陸分道攻廣州先生已暗約城中二豪率三千人爲內應期七月七日內外俱起且密報文忠曰是夕成棟必遭吾火懼餘舟奔突請嚴陣待之青旗而朱斿者我師也文忠未即諭諸將遽先發成棟回至禺珠果被火趨城城上鼓譟應之文忠兵懼望後來帆檣忘認旗色竟不知爲先生軍也遂大潰謀泄二豪死之殺三千人夫使發不先期嚴陣待舟師至水陸竝進內外夾擊則廣州可復此何等事

誤且忘之坐失機會卒底敗亡雖終一死曾何益於國計是知張巡非許遠必不能成四百餘戰之功巡子去疾尙廷訟遠視此何如哉又嘗戰淸遠先生縱火焚敵舟已敗走天忽反風我舟被焚敵復勝而事益不可爲矣先生嘗與張文烈家玉書曰自正月來崎嶇山海間以蘇張之舌行申胥之心國家威德在人一呼而十萬可集獨無米之炊難爲巧耳然弟自料已決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主上殷憂王師風鶴若得牽掣敵騎使數月無西則涛梧之間可以完葺是我不收功於東而收功於西也嗚呼先生之心苦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長負重名從學者千人省郡有大事疑難當塗

集紳士聚議不能决先生數言解之人人意愜生平所著書恥以空言工文辭取悅世目意惟主於實用年甫踰二十歲成一册帙三寸凡詩文書牘時事古語意有所得咸載其上久之積四箱乘以巨櫝數遷遭籍沒無一存者易疏十二卷僅得一卷自乾止履中與政要書及南上諸詩曾版行以是全餘俱恭尹就故傭書人得少許落稿及箋扇間詩葺成之先生頎幹美髭鬚顴起目能與日敵踰時不眩刑時監者取視其肝肝飛著其面驚病竟死醫歐陽生出言之先生名邦彥字會份順德人遷居龍巖學者稱巖野先生云

原序

門人羅大賓譔

晉陸清河云昔讀楚詞意不大愛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古今來如此種文殊爲宗矣嗟夫豈徒以其文哉太空而有日星山川而出雲氣麟鳳而有羽毛豪傑命世之士立德成義之餘著而爲文章播之乎風流焜燿來兹烜赫無極何道之云乎其存之甚深而出之也必不可掩矣故屈子之文后世能文之士以爲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諸葛臥龍素不謂文而前後出師表古今稱其與伊訓說命相埒唐張將軍巡本非詩人迺軍中聞笛諸什音節高亮竟推與李杜同風繇此觀之以言傳人與以人傳言者其大小輕重之間未可同

年而語也余業師陳巖野先生忠孝夙成弱冠文行籍甚撰著日富暹之廿餘年燕都告變痛哭流涕走金陵上萬言書有賈太傅范文正之遺焉思文皇特加徵辟今上寵眷尤隆遭時多艱卒能倡明大義正三綱忠義之美上配屈葛中攀文謝流離變亂中所留書疏詩文之屬亦强半遺逸然其流傳於好義之家私記於表忠之錄者不一而足今且彙刻若干首以示後人嗚呼此豈夫人之得而湮没亦豈得而表揚之哉天命之矣先生之人可傳不必於其文先生之人之文之可傳不可不於其文先生不可得而見矣音容之思乎澤猶見讀先生之文者感乎思乎泣乎怒乎一以爲萇宏之血乎

一以爲夔州之陣乎一以爲遡流於汨羅之淵盤桓於首陽之石乎一以爲岳武穆之金鉦顔魯公之字書乎噫嘻其將鬱鬱芊芊如豐城之劍泗水之鼎乎其將如箕如尾以光壯無窮乎其將如麟如鳳以超忽四海乎其將如雷如霆以震覬尸龜乎其將爲僊誥爲元文以邁視飛蟻乎亡者不可存而存者未嘗亡存者疇不自存其存也而亡者必不可存上下古今之際孰爲腐草孰爲金石孰爲醯蟻孰爲祥龍其不得不亡者如彼其必不可得而亡者又如此顧孰得而禦之哉葉文莊公有言忠臣烈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猶追琢其詞申重其旨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薄也嗚呼后之

君子亦將慨然於斯文

明史陳巖野先生本傳

陳邦彥字會份順德人爲諸生意氣豪邁福王時詣闕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唐王聿鍵讀而偉之旣自立卽其家授監紀推官未任舉於鄉以蘇觀生薦改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援贛州至嶺聞汀州變勸觀生東保潮惠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監國於肇慶觀生遣邦彥入賀王因贛州破懼遁已西走梧州邦彥甫入謁而觀生別立唐王聿𨮁於廣州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后垂簾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彥請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勍卒取部制粵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於唐

王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敝王大悅立擢兵科給事中齎
敕還諭觀生抵廣州聞使臣彭燿被殺乃遣從人授觀
生敕而自以書曉利害觀生猶豫累日欲議和會聞永
明王兵大敗不果邦彥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

順治三年冬十二月

大兵破廣州觀生死列城悉下邦彥乃謀起兵初贛州
萬元吉遺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
而贛州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他潰卒多附至
二萬餘人總督朱治憪招降之既而謀歸四年春
大兵定廣州克肇慶梧州敗走治憪殺魁楚前驅抵平
樂永明王方自梧道平樂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乃說龍

乘間圖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且遺張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濤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然龍卒故無紀律

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邦彥亦却歸旣乃遣門人馬應房會龍軍取順德無何

大兵至龍戰敗應房被執赴水死四月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歿

大兵攻家玉於新安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徇下江門據之初廣州之圍

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

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
不顧妻子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復攻廣州子壯先至謀
洩將引退邦彥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
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
十
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
敵舟也陣動
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八月
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
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
下同勞苦故軍最强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

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戮邦彥死子壯被執踰月家玉亦自沉永明王贈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廕子錦衣指揮



陳巖野先生全集目錄

陳巖野先生全集

同里後學溫汝能　謙山　校輯

卷之一

奏疏

上中興政要疏

臣聞盛王不廢鞀鼓之求而卧碑獨嚴生員之禁葢自平世言之也天造際其傾側時事積於艱虞苟尊親之戴未泯於人心則呼籲之誠豈遺于草莽臣感憤國難痛哭流涕思率土莫非臣子而涓埃或佐高深是以睽棄室家跋履霜露願畢志竭忠於皇上之前夫今日之所急者兵也餉也守也戰也此盈廷所盱衡而策也而臣以爲有急於此者何也人心不固兵雖多不能使勿

潰也風尚不清餉雖多不能使勿耗也今日之勢必也聯結人心激發忠義然後兵餉皆有定畫戰守不屬空談乃謨議而進之存乎羣臣矣建極而錫之存乎主德矣恭惟皇上躬神聖之資協天人之應臣逖稽載籍高皇帝以乙未定金陵與漢高祖王關中之歳同皇上以乙酉紀元歷與漢光武建武之年同此中興之瑞符百靈之啓佑也惟是締造伊始而積習相沿外侮宏多而內治尚闕所宜易轍改絃以應天眷臣蒿目當世著書八篇曰端本曰肅吏曰保民曰勵俗曰制用曰馭戎曰固圉曰討逆每篇之中其目各四計三十二款草茅不識忌諱間亦有羣臣未及言者是以忘其疎賤而獻之

闕下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烈皇帝恭儉仁明好學勤政古之興王未或過也而一時臣工無能精白以承休德快意恩仇肆情欺罔鬩牆尋釁謂之風裁怡堂爲安號稱相度危機既迫猶緘默以取容艱巨埤遺輒規卸以自便章奏不乏公忠之語而賄賂彰聞行間時騰克捷之聲而封疆日蹙先帝痛班聯之乏人傷付託之不效爰始不次掄材闢門求諫而羣臣資格持之謠諑繼之見爲慎重名器而卽以開營託之門見爲嚴毖言路而實以爲壅蔽之術往事既誤殷鑒非遙苟舊染之未蠲恐伐柯之不遠方今寇犯巴渝欲據上流之險敵窺徐兗漸開南牧之謀而逆闖震驚廟社竊據崤函負

嵎之勢猶存藁街之誅未正此朝廷臥薪嘗膽之時非臣子戲豫馳驅之日也臣杞憂狂戇謹以所著書繕寫成帙隨疏上進昔東方朔奏三千牘武帝每讀輒乙之臣書萬有七千餘言自知煩瀆然所言皆中興之要伏惟皇上垂慈省覽采擇施行於以釐百工而新庶政雪國恥而暢皇威臣書之言或亦有裨於萬一矣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中興政要書序

臣觀自古國家創業能統壹區宇者後世雖値式微必有中興繇其功德淵閎而根植蟠固也恭惟太祖高皇帝蕩滌元氣再造區夏重以列聖二百餘年之德澤恩皇十有七載之憂勤卜世卜年謂宜萬禩勿替不幸遭逢異變萬靈飲泣率土痛心繇是天地祖宗篤佑皇上發祥豐鎬之區纘承歷服之重臣攷前代之中興者自夏少康殷高宗而外若周宣唐肅則勢漸於削弱東晉南宋則跡阻於偏安惟漢光武恢復舊疆光昭嗣服爲中興全盛之令主伏惟高皇帝渡江之年同符漢祖皇上紀元之歲同符光武全盛之象固已見端於此矣惟

是大命方集宏道在人將爲覲光揚烈之圖宜有革故鼎新之勇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詒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言愼之於始也臣分隔蓬茅心懷葵藿不揣蕪陋恭輯此書竊惟皇極者庶徵之本也故首端本公卿大夫所使相助爲理也故次肅吏郡邑淪陷相繼非盡無可守繇民心之弗固也故次保民世喪廉恥之防人懷利祿之志禍變所繇滋也故次勵俗搜括纖悉而軍日乏與進桑孔之謀是益之亂也故次制用士不驕於敵而驕於伍兵不盈於戰而盈於籍安攘其未可幾也故次馭戎能守而後可以戰申畫郊圻設險保國古之訓也故次固圉闖賊罪大

惡極神人共憤而逆獻恣横皆天討所必加也故終討逆端本之目四曰崇聖學曰公好惡曰求直言曰罷獻納肅吏之目四曰戒朋黨曰愼遷除曰久任使曰廣恩禮保民之目四曰壯干城曰寬賦役曰禁侵漁曰嚴保甲勵俗之目四曰獎廉讓曰屏浮交曰求眞才曰褒忠節制用之目四曰裁濫費曰汰冗員曰課屯田曰策鼓鑄馭戎之目四曰謹禁衛曰擇將帥曰汰驕羸曰明統馭固圉之目四曰重守令曰撫遺黎曰築關隘曰審方畧討逆之目四曰復襄雒曰結甘涼曰勵和衷曰定大舉伏念寇敵交訌兵餉爲急而臣本之內治參之民情不爲一時應猝之謀而爲立國久長之計此當世之所

見爲迂也然欲復祖宗之鴻圖迓靈長之景命道將不越於此記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伏願皇上萬幾之暇少垂睿覽倘臣言有當與公卿大臣見之施行臣得蚤見治平復爲全盛之臣子於願畢矣臣書具錄左方敬先序其概如此臣謹序

端本篇第一

崇聖學

臣聞學所以求于道也道所以適于治也天下至大萬民至衆唯有道之主德器閎而方畧廣故聖作物覩而宇宙景從昔高皇帝生知之聖也猶日進儒臣於側與之參究古今商搉幾務聖代創垂之遠實嘉賴之臣伏

聞我皇上正位大寶卽允廷臣之疏親御講幄顧問儒
臣大哉聖謨可謂與高皇帝同符矣臣聞之帝王之學
與士庶異矧今國步艱虞之日所資於學者以其實不
以其文知人安民宜學於堯闢門明目宜學於舜克勤
克儉宜學於禹克寬克仁宜學於湯惠鮮懷保宜學於
文敬勝義勝宜學於武於漢高而學其豁達大度於漢
文而學其止輦受言於光武而學其明習吏事動遵法
度至於祖宗之寶訓先臣之格言凡關於柔遠能邇之
圖詳於親賢遠奸之辨者乞命儒臣彙輯成書時釐省
覽將見聖學日懋聖德日躋中與致治之盛與開剏比
隆矣

公好惡

人主之好惡天下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好之所注不令而行惡之所加不刑而肅彰之爲賞罰而趨尙以移存之爲意旨而風聲以播好惡得其正則正人進而天下治矣好惡失其正則邪人進而天下亂矣自古荒陂之朝未嘗不欲求賢自輔然亡國敗家相屬者好惡之私勝而邪正之衡亂也是以人主之好惡當以爲天下之公不當以爲一人之私以好惡爲天下之公則可與天下共聞與天下共見君子有所恃以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非以好惡爲一人之私則或獨斷以示威嚴或隱深以眀不測君子無所施其救正之能而小人

得以巧嘗意旨而竊用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皇極端於上則從乂應於下故帝王之道無他焉公其好惡而已矣皇上承天眷命錫極萬方恩詔初頒海隅感泣而綸綍所傳宣皆與天下之公相協臣有以知好惡之無頗也然堯舜之聖猶儆逸欲而戒怠荒一嚬一笑可弗謹乎臣請以簡言括其要曰好君子惡小人治之本也清心寡慾好其近於道者惡其近於情者又好君子惡小人之本也皇上深鏡治原慎之於獨公好惡以涖天下而天下治矣

求直言

進言之難葢自古記之矣人主之聖神必非臣下所能

及而侃言正論以當萬乘之威其間或微漸未明或意指殊嚮雷霆臨之怨謗伺之非忠誠激發誰不緘默取容者乎是以古之直士弼成主德宣達民情銷隱患於未然寢邪謀於境外非獨其臣之能抑亦當時之令主愛護而迎養之者深也若乃呼籲無從摧折暴至痞結成而讒諛進則國步之敗亡因之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宋臣之言曰平居無犯顏極諫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難之臣有味乎其言之矣臣竊覩先皇帝時言路似通實塞容納似廣實隘章奏雖滿公車而皆人適政問之末未有扳本塞源壹明國家之大計者厝火積薪馴致大變臣以此咎諸臣之謀國不忠而竊願皇

上所以延訪訏謨開宥狂戇必有加于先帝之日方今景運初復險難宏多忠計之士或意出於樸誠而言昧於忌諱伏惟毋以誹謗罪之毋以沽名疑之轉圜以從霽顏而受即山林草澤懷忠入告者咸使竭其芻蕘之獻其間論辨官材自有衡鑒而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名器自慎忠益自廣中興致治之本莫要於此矣至於讒言當塈浮言當屏此在聽覽之際辨之未可以是逆杜天下之口也

罷獻納

臣請正言往事之失而毋加以誹謗之誅則先朝之輸助是已夫朝廷清而後可責吏之廉吏道廉而後可期

民之安故輸助而出於臣民之忠愛可也輸助而沿爲
朝廷之額例不可也守令所使親民也而歲輸有嘗額
方岳監司所使監于守令也而歲輸有嘗額臺憲之職
卿貳之官所使糾于庶司庶正也而亦歲輸有嘗額此
烏所從出哉爲大吏者必將取之下僚爲下僚者必將
取之於民民困而無所訴則有去爲盜賊而已矣傳曰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輸助有額章
孰甚焉拙者期于及額而巧者又多效贏餘以爲功是
取民愈奢而困民者愈甚也俸入而既薄矣又爲之禁
其餽遺刑其貪墨然則此輸助者果神運而鬼輸乎名
則禁之實則容之如是而欲吏之廉不可得已是故求

苛求金書于春秋日進月進譏于唐史當先皇帝時奴寇交訌司農告匱不得已而聽臣下之輸助誠與荒朝之以財自娛者異然課吏日嚴而吏顧益肆有識之士反求其本未嘗不歎息流連也昔神皇初載守臣於官署得窖金十萬以獻有詔弗受當時之謹於風尚如此而況取於民者乎臣近者捧讀明綸有事例原屬權宜以後悉行停止之旨輸助之不可訓朝廷已深悉之所冀推廣其意申飭羣吏凡贖鍰奉功令報部仍貯留該衙門以備兵荒意外之用使天下曉然知給發部單止以覈貪廉非以謀涓滴其有貪殘不職得以重法繩之民生安于下斯國勢昌于上矣若夫軍國度支開節固

自有道臣於制用篇備言之未聞四海之大萬乘之主而廩廩不足從一切苟且之術也

肅吏篇第二

戒朋黨

自古人臣誤國莫甚於朋黨朋黨之誤國何也昧同寅協恭之風而有妨功害能之實人無賢否在同黨者必推事無是非在異黨者必絀職業曠於闒宂意氣懵於伏戎其見右於當宁者務爲固寵以杜復燃之灰而其見抑於一時者不憚多方以逞患失之志至使人主悟一人之失易之而人復如前矯一事之非革之而事復如故滋蔓釀患闕步隨之卽以先皇帝之聖明神武力

懲門戶之奸而卒爲所誤則朋黨之爲禍烈也變故以來蕩滌畧盡一時端碩濟濟登庸皇上又時以和衷朂之海內之人引領而望曰朋黨其少息乎而今又見端矣臣聞之同舟而遇風波雖胡越之人相救如左右手今委贄登朝非直同舟之誼也寇敵交伺非直風波之險也諸臣縱不愛國未始不愛其身前車具在可弗戒歟雖然臣有進焉在臣子固不宜稍存朋黨之習而在君父亦不宜豫設朋黨之疑其人而不肖其事而非雖持之者止一人二人不可謂之非黨也其人而賢其事而是雖與之者盡舉朝之人不可謂之黨也伏惟皇上以大公宅心以太虛燭物以恪誠勵羣下以流品辨官

方任賢勿疑行善弗怠則朋黨息而國是定矣不然而以黨見逐者固黨其以黨繩人者又未始非黨貞勝不已將端人正士反爲朋黨之網所盡東漢之事可爲殷鑒善乎宋臣歐陽修之告其君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在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嗚呼此篤論也

愼遷除

臣竊惟近日用人之失有四曰除授太繁也遷轉太驟也進退太輕也議論太雜也此四者賄賂之所緣滋而官常之所以壞也夫知人則哲古帝難之今一選動數百人而面目且不及諳況能審其材與地之相宜乎於是奥援者居善地弱植者處衝疲是爲人擇官非爲官擇

人也此除授太繁之失也唐虞五臣皆有聖人之德然且終身不改其官今或春馳而南秋徙而北刑禮互更藩臬迭處事會非所熟嘗風土非所素習豈今之人皆有兼材耶此遷轉太驟之失也內而輔弼卿貳外而經撫鎮巡寅亮是資封疆攸寄此其職任重矣乃或輿論未協而驟用之或其人自審不能而強使之至於付托不效而踰尊踰戚國事幾何堪此數敗乎且其間或以一人之言而用旋以一人之言而舍毀譽迭進賢佞靡常尤非所以明眷倚也故曰進退太輕凡司耳目者審其人不可信斯勿之任矣如其可信則不必相參伍而後可信也近者三載而遞遣三巡按或一邑而兼屬數

憲臣雖有良吏豈能盡人得其懽心而朝廷之上元揆大僚亦或持短長於庶宗遠藩外吏之口可盡憑耶故曰議論太雜夫用人者國家之所繇治亂也今欲一反其失必也擇而後用毋用而後擇既得其人則悉心委任以需成績毋以文法束之毋以小節苛之除授清簡則審察愈精賢否昭明則賄賂不至如此而天下之士皆知竭忠營職之足以自振毋務為攀援黨比之行庶幾哉奮庸熙載復見於聖世治平可跂而待矣

久任使

臣既言遷轉太驟之失而復申之以久任使者何也欲課成功莫如久任非夫不驟之為久也謂夫功成而後

遷之之爲久也凡人之情見爲終身於是將夢寐以之如其旦夕可解雖有賢者或傳舍視之矣且服官之始風土未盡諳事幾未盡晰上下之情未盡流通也及其旣習又未幾而去之則是凡有事任皆使不習者爲政其扞格不勝之患必多矣古之仕者或終其身或長其子孫卽先臣若周忱陳璉之屬皆以久任著績此其說人人能言之然天下皆知久任之美而莫能久任者其患在仕途之冗與陞擢之易也仕途冗則將遞遷其前以位置其後而主銓者有所不能持陞擢易則與勉於治效寧巧於攀援而需次者懷苟且之意今天下多虞邊瘠荒殘之地非有材有守不足以居之苟數爲更易

則或後之人不逮其前而事去矣然使善地不久任而獨邊瘠荒殘之爲久任則將有從事獨賢之怨其力能自拔者又將務爲速化以求致于善地誠如此則是以國家艱鉅之任而付之疎遠沉頓之人如之何其不敗也臣愚以爲內外之官悉令久任而功實生矣簡入仕之途慎遷擢之典下無久淹上無失舉則久任行矣夫然後詳考其治狀以別幽明簡紬其不肖以待後起其績效卓然者增秩賜金以竟其用至于成功而以超陞酬之於禮臣未嘗不厚也此圖功之要也

廣恩禮

臣聞人臣之仕非以謀祿也然明于臣下之情者必恤

其私而後責之以廉不恤其私而責之廉雖賢者猶或難之孔子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夫人臣從甲閒來既舍其稼穡以供王事則自仰事俯育以至輿馬衣服薪粟僕賃之費惟祿是賴而歲時過從問餽交際之屬亦皆有所不能免是以窶貧之歎錄于衞風侏儒之飽傷于方朔亦人情然也臣攷歷代制祿未有如我朝之儉者而復爲折鈔之例以裁之其在外官取資金矢之贖鍰猶可說也其在內而秩卑者自養然且不給况其他乎先皇帝蓋嘗設邏卒以禁餽遺而京職輸助之數往往逾於俸入是面謾也宋太祖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

官而益俸漢光武中興吏千石以上減于西漢六百石以上增于舊秩可謂深悉人情者矣臣願皇上省天下冗員而并其祿以益京官之俸羣臣資用既饒可無藉於受餽然後察其介然自持者尊顯之以風勵有位又爲之愼考課之法俾羣臣毋得以賄賂自進如此而餽遺之風不待禁而自息矣不然而循昔日之法徒能施於邏察之所及不能施於邏察之所不及且其間網漏吞舟而挾仇者又以修其睚眦非王政之體也臣度羣臣旣仕于朝必無敢以益俸請者記曰王道本于人情草茅之言倘亦皇上禮臣之一助乎

保民篇第三

壯干城

臣觀闖賊肆横以來所至披靡非眞智勇殊絕折北莫支也繇望風奔潰而授之鋒也然民之奔潰其失不在民而在官夫小民樂生而畏死其性然矣彼爲長吏者無恩惠以結其心無威畧以壯其氣一旦寇氛壓境民以爲逃竄則生守禦則死是雖禁之而不可遏且其間固有小民願守而官吏先無固志者如去歲荆州之陷城中無官且八日而後寇賊乘之此其徵矣夫民不幸而至於逃室廬相失老穉相棄豈其心所欲哉徒有甚畏者以迫之也今欲賊無横肆莫若固民心欲固民心莫若擇有恩惠威畧者爲之長民知守之果足以無虞

則逃之不如守甚明也何樂乎捐室家棄財用以蹈凶險之地哉且國家張官寘吏以司民社設兵選帥以守封疆而賊往來飄突一矢莫加烏用此纍纍若若者爲也尤可異者近年以來廟算持堅壁淸野之說寇賊之來嬰城自守苟幸不破便以爲功獨不思城外生聚百千萬落非能盡收之城內也長吏置城外於莫問則爲鄉落之民者非奔逃則從賊而已矣賊方誘之我復棄之從賊之黨愈衆則守禦之膽愈寒夫城內心膂也城外肢體也未有肢體殘傷而心膂能獨存者也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境令誠得賢守令司撫字於內節鎮大臣有威名者扼險要於外則民心

固而有與共守寇雖至可閉境禦之矣其或奸民倡亂從賊自當以軍興法治之然此千萬中之一二而凡不得已而奔潰者皆有司之過也臣所謂壯干城者此也

輕賦役

孔子曰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我國家之賦于民有丁口徭差之征有夏稅秋糧之征則使與斂皆在其中矣自祖宗立法率從寬簡時或給復蠲貸以昭撫恤是以民懷國恩三百年不替臣伏讀恩詔蠲免宏光元年應納錢糧一分其遼餉名色盡行蠲免敷天之下鼓舞稱慶有若更生臣以輕賦役為固民心之要皇上已先行之矣侯贅辭為哉然臣不禁惓惓者誠見近年以來

有司不知奉宣朝廷德意唯以催科爲急天下官吏賢否以課入及額不及額爲差卽不幸有水旱蟲蝝之災兵寇焚掠之慘無敢以民隱入告者夫國家設守令以親民又爲監司以董之固將使之字愛撫循非專責之租稅也今但以課入爲殿最則爲監司者不得不急其守令爲守令者不得不急其百姓至於災難之餘鳩形鵠面猶或不免於鞭扑朝廷之恩何繇下究於編氓哉且夏稅之征起於六月秋糧之征起於十月祖宗之初制也今或春夏之交概行催比民舍其穡事以應誅求就此嘗賦之供緩急稍殊小民已重困矣臣不敢望皇上於詔書之外別有蠲貸而望明救有司催科以時毋

妨東作其有災沴疾苦及時奏聞候旨裁奪吏部所銓
官吏殿最必以安民之實績毋但以歲課之及額則百
官有司皆知聖天子休養小民至意雖征輸不廢而所
撫字固已多矣若夫國家經費量入爲出節冗留餘可
以漸裕豈必皇皇催科使天下不見朝廷之德也臣所
謂輕賦役者此也

禁侵漁

臣觀今日之侵漁小民使之離心者不獨在有司而兼
在豪右有司之侵漁在法之內猶可言也豪右之侵漁
在法之外不可言也遠者臣不及知臣以臣之鄉觀之
諸藉勢牟利之事非一而最大者一曰占沙一曰搶割

度未有聞之朝廷者臣敢訟言之臣鄉田多近海或數十年輒有浮生勢豪之家以承餉爲名而影占他人已成之稅田認爲已物業戶畏之而不敢爭官司聞之而不能直此所謂占沙也及至秋稼將登豪家募召打手駕使大船列刃張旗以爭新占之業其後轉相摹倣雖夙昔無因者皆席捲而有之耕者之少不敵搶者之多甚或殺越折傷而不能問此所謂搶割也斯二者小民積怨深怒皆歸咎於鄉紳鄉紳讀書知義理受國深恩其身爲不肖者固無幾耳乃其間或子弟僕從之蒙蔽而不及知或戚屬奸徒之詐冒而不可詰小民赴訴其門則主人如帝門者如鬼未嘗爲之深察其[illegible]未嘗去

冬寇犯郴桂民言無嘉至有願寇之來與鄉紳俱斃者
而近日傳聞兩浙郡縣亦有鄉紳激變之事民情如此
則知河淮以北爭先從寇未必非怨毒之積而思發憤
於狂賊也臣謂侵漁之事雖不盡出鄉紳然使鄉紳治
家素嚴毋庇姦毋黷貨則影借無端而奸僞易察昔郭
解之客殺人公孫宏曰解雖不殺人其罪乃甚於解殺
之繇斯以談鄉紳固無辭於民怨之歸矣伏乞皇上敕
天下撫按凡小民被害告發者即付該紳自行察明或
繇子弟或繇僕從或繇戚屬奸徒務在直窮到底以伸
正法其隱忍曲庇則風憲有司得以白簡從事庶小民
得安其生而無離畔之志此亦今日聯結民心之至要

矣臣鄉搶割之毒詐昌什七近年以來撫按治之頗嚴惟沙田之爭未易究詰昔先臣霍文敏韜以爲宜悉禁餉承歸之於官當文敏著論時徒以訟不可長耳固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請自今以往著爲功令凡浮生沙坦毋得餉承該官司召佃納穀以充賑饑餉兵之用府縣官能清察報聞者與墾田同功如此則既絕爭端又資國用當亦臣鄉長利之策乞敕撫按熟議具奏臣不勝翹跂

嚴保甲

今之言弭盜者率稱保甲每守令至未嘗不再三申飭也而臣猶瀆陳之者誠以今之保甲徒具文而無其實

夫保甲之法所使相稽察不爲盜賊者以保長爲之鈐東也今有司視保長至賤麾斥譴訶曾不比于人類是故中人皆恥爲之其應役者大率桀黠無賴之輩德不足以服人言不足以徵信籍伍雖具而其實與無保甲同臣攷今之保長於漢爲鄉三老亭長游徼之屬當時率用士人爲之若張敞朱博鮑宣仇香諸人皆得起家爲名公輔是以人自愛其名行而樂效其材用今卽不敢遽望兩漢亦宜敕有司隆其禮貌察其品行而甄別之其保內三年無盜量給冠帶六年無盜量加武官職銜其有材勇出衆捍禦著績者仍得序遷擢用則人不以卑賤自棄而保內小民亦有所畏而聽其約束且夫

城市之內甲冊具矣而稽察不時則奸細藏伏而莫知
鄉落之遠甲冊亦具矣而點視不親則惡人掛漏而無
統今欲實行保甲必也慎僑寓之稽嚴掛漏之禁而重
保長以統之或疑如此則保長將有武斷之患夫國家
置吏甚多層纍而上等級不知凡幾不畏其武斷而獨
畏一保長何也抑臣聞之保甲所在當嚴而在城為重
城中之保甲所在當嚴而京師為尤重今逆賊長技無
幾獨多布奸細為窺伺耳臣伏見輦轂之下難民接踵
遊食闌入謂宜嚴加稽覈以固皇居即諸弁之承恩寄
俸者諸衿之承恩寄學者並宜處之京城之外誠以逃
難南來砆玉易混與其過而信之毋寧過而疑之而諸

衿弁亦宜自引以明心跡毋令奸細竄居而難辨也此又嚴保甲之至要也

勵俗篇第四

奬廉讓

當時務倥傯之日而高談風俗時人之所謂迂闊然臣以爲非迂也燕京之變死難者不過二十餘人而反而從賊草間求活者不可勝紀風俗之弊壞至此尚忍言哉向使當日諸臣皆有效忠之志閉城死守以俟勤王之師逆賊固無如我何也伏惟皇上應運中興宜深察風俗盛衰之原加之整頓以砥礪天下臣竊惟風俗之所以弊者以人心之沒於利也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

名節游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槖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於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銓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弔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羣相姍笑以爲無能士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爲皆以爲博科第肥妻子而已及始進膠庠則所稱師儒者未聞有誨薰之事而但較修脯之多寡以示之貪至於一行作吏所以受知於上者非賄賂不爲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嗟夫凡今之人其亦知利之外固有所爲修己及物尊主庇民之學否乎惟心沒於利是故利之所在雖盜賊而可從也害之所在雖君父而可背也以此心爲官必無竭忠營職之思以此心爲民必無

親上急公之誼奔潰相仍亂賊滋起卒坐此耳臣惟利之毎中於人心非可以空言轉移也然好利者必貪貪必爭好義者必廉廉必讓皇上誠擇清廉之臣置之銓憲之職則賄賂不行而天下之沒於利者或轉而自奮於功名矣至於內外大臣當受職之始宜令疏讓一人及他官有缺則擇見讓最多者先用之此其說出於晉臣劉寔而廣今日闢門之典挽今日擾攘之俗莫善於此舉而行之亦救時之良劑也

屏浮文

今世俗之弊又在於浮文宴設之費動數十金慶弔之微動千百語啓事相仍儀物相副凡此皆以隱其賄賂

之名而託之乎禮者也猶未也下屬欲行一事則文書往復動至數四雖非所繇銜門亦必具文申詳而後敢舉簿書期會之不暇安所得瑩精壹意以圖政績乎臣謂上之涖下宜疎闊綱目而省其成正不必文書盈於几閣以滋紛擾也猶未也憲臣之察吏所以辨品行爲朝廷徵信也今撫按獎薦不質言其長於某事而但爲駢語以文之觀其薦剡則字字龔黃言言卓魯乃其中名實不應者固甚多也猶未也下吏之申文必具所繇顛末俟研察也至於封章入告則宜見之確而辭之簡矣今奏讞之牘騰報之章其體或與申文無異得毋借屬官爲游移推卸之端乎而謂非浮文乎臣又聞往年

官京都者謹於送迎詳於謦折毋敢一語稍及時事或蒿目當世則見爲狂悉心職務則譏爲俗坐使泄泄成風而不可救其在近日建白不乏名議而言行相違者亦復不少或詔書有所釐飭而中外之吏奉行無實究成廢格者有之此皆文勝之流弊也凡臣所言浮文之事非一而皆在所當省省晉接之浮文則官方清省案牘之浮文則觀聽壹不以浮文事上官則將勉於職業而無幾倖之思不以浮文飾天聽則將核於名實而成勿欺之美昔孔子不得位慨然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傷周末之文靡也聖人在上一舉而更張之屏浮文以崇實效是在今日矣

求眞才

臣竊惟朝廷望臣下以職業而始之求之也以文章天下之士不明乎朝廷所以求之之意則相率而入於無用夫文章者士所爲先資之言而於職業無與也今世但工八股已列賢書雖智闇菽麥行列繩簡勿之問矣於是轉相慕效唯期弋獲置實學而事浮辭一行作吏操刀學割困衡交至至使咎儒效之疎者激而欲廢科目夫科目亦安可廢哉祖宗之制初場課經書以觀義理後場課論策以覘經濟先臣名碩輩出未始非科目中人也而今之考官見後場淹博者率以爲老而置之夫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老亦何負入國而顧惟空

疎之求耶頃逆賊恣横未聞盈庭能畫一籌以資敵愾此足以見空疎之效而當世所稱八股宗匠者甚且率先從賊而不恥無他彼其舉業浮腐之才而非經世有用之才也臣惟士之留心世務者品行必有可觀而其言論風指往往於後場見之請於科場屆期之日敕考官特重後場榜中前後場相副者若而人初場工而取者若而人後場工而拔者若而人皆明註硃卷以俟磨對庶幾端方練達之儒得與春華並薦豫儲楨幹之選天下之士見夫實學之未始不售而風尚其亦少轉矣至於徵辟一途祖宗行之恩詔及之而皇上終以嚴慎為主臣惟當世營競多而真品少慎之誠是也惟是疆

圍孔棘正䌓鷹鬨風之時而網羅未廣誠恐跅弛絶異之材北走敵西走賊請懸爲令曰凡保舉者必試之江北殘破郡邑待有成績而後陞擢臣見中才之士避匿惟恐不深其應詔而起者必其智勇足賴者矣夫上之所嚮下爭趨之以求真才爲勵俗此不言而喻之術也

褒忠節

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仗節死難之臣寥寥稀闊此風俗敝壞知生之重而未知義之重於生故也臣竊惟士之赤心殉國者非有所覬於後日然而朝廷礪節崇賢所宜特加優異以爲來者勸攷之彝章若賜謚建祠贈官廕子至隆渥矣乃臣竊有請者贈謚祠祭優以其名而

廕子則以其實誠欲勸天下之忠節謂宜加隆廕典以
歆之昔先臣陶成以浙江僉事死節詔廕其子魯爲新
會縣丞其後著績藩岳爲時名臣此足見先朝待臣之
厚而忠節之裔爲能不負於國家也今廕子之典但曰
入監讀書夫人臣之能守死者平居多砥礪自好無贏
餘之蓄故其子或承恩予廕而不克入監者有之或歷
監既滿而不克就選者有之臣謂諸在國殉難者及守
土于外能出奇破賊以力竭援絕而死者宜詔所在有
司俟其子服闋之日起文徑赴吏部察授以官其官以
原任品從爲差而視大臣考滿之廕特加優異彼受廕
者上感國恩內承先志其竭忠圖報必不減于科第之

士且邇來郡縣相繼淪陷者以臣下瞻顧情多莫肯死守也人雖義烈未嘗不重愛其子彼知其身旣死其子不失爲官則守土諸臣賢者重能死之義次者亦歆於死之之利而且逃竄有刑陷城有刑其效死而守者必多矣死守者多則寇之不能破者亦必多矣至於北京之變凡汙賊僞命者朝廷業有處分此外若削髮潛逃若觀望受辱皆庸祿軟靡之臣無足倚仗縱貸以寬典亦宜榜示朝堂勿復敘用天下至大人才至衆誠博求而登進之不患無臣策旣僨之犢而責之千里臣有以知其不能也今厚酬其能死者而深錮其不能死者則好惡昭明而忠義之風必振矣昔西漢尙功利新莽之

際稱功頌德者四十萬人及光武中興禮嚴光周黨而不屈遂養成東京之氣節臣區區以勵俗爲言固救時之急而亦爲一代風尙計也幸毋以爲迂而忽之也

制用篇第五

裁濫費

近世言理財者但理其入莫理其出是以日殫詘而不可詰夫國家經費之耗竭搜括之繁多至先朝而已居于極重之勢矣今天下省直十有五區寇所蹂躪幾半而恩詔軫念民瘼蠲貸宏多當此庶務草創軍興旁午之日以不能半入之賦應之財何恃而不詘哉議者補救目前方且多爲條例然綸綍旣布則搜括非以信民

荒旱洊聞則榷採亦虞階亂且自逆賊闖剪我諸藩隔
絕我九邊歲所省宗祿邊糧以當淮北州郡蠲復之數
或亦差足相當而庚癸頻呼轉輸不繼其失安在此必
有濫費之當裁者矣臣聞內廷之用不隷於司農則濫
在中飽無名之費不戒於微漸則濫在旁溢鎮戍之兵
不覈於名實則濫在外泄伏惟皇上節儉之德昭布遐
邇大婚可緩大工可省卽饍服賞賜之用未聞稍從廣
侈以耗物力蓋於前二者之濫無一焉然則今之濫而
當裁其惟兵額乎夫兵多而不精與無兵同況其間虛
名冒破者正復不少以我皇上儉德永圖凡諸臣工謂
宜如何清釐如何澄汰以仰承宵旰臣謂衛軍已逃者

勿勾則餘糧可抽也輕地無牙者勿建則新餉可省也空籍寄糧者勿給則軍實可料也敍賚過多者勿狗則俸支可節也夫謝元八千克殄符秦岳飛五百遂破兀朮今郡國兵數百萬此其中豈無可省者乞敕廉幹大臣別地勢重輕爲兵額多寡其將以兵寡謝不敏者易之豪傑之士必有起而當其任者若但取數於多以庶幾不敗則前此之多者亦未嘗不敗也故濫費可裁而今此之濫費原不易裁蓋尤自擇將始矣

汰冗員

自古設官之多莫過於我朝莫甚於近日初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見於先臣馬文升之疏今臺部寺監之積

冗不知幾倍矣初外官五千四百八十餘員見於洪武四年中書省臣之疏今督撫守巡諸大吏若府縣正佐之添設不知幾倍矣初天下武職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見於先臣霍韜之疏今軍興日繁而兵部之選用外臣之札委又不知幾倍矣臣惟官多則俸給多此其耗財者一也多一文官即多一官之皂快騶從多一武官即多一官之家丁走卒此其耗財者二也吏道既雜守候漸難其間擇地營遷遂多債帥債吏取償於官侵漁所必至矣此其耗財者三也情面既廣交際日繁問餽迎何以給之武官將弁破於兵糧文官或染指於課額此其耗財者四也是以聖明

開濟之主未嘗不以汰吏爲急漢光武中興裁省州縣四百設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其後隋開皇唐貞觀皆踵行之我成祖文皇帝會諭科臣曹崇以汰冗員傳語吏部當國初猶兢兢若此況今日乎臣伏見邇來召補臣僚殆無虛日誠非得已顧恐廷議不察修舉廢官必欲與烈皇帝時等則於祖宗之初制不符而徒以耗竭天下之財力伏乞敕吏兵二部攷求舊典凡官可省者省之苟得其人雖少何傷苟非其人雖多何益今度支日困而未有以汰冗爲皇上告者是徒以狥求仕者之心而未嘗爲國家深計之也至於在外武職繇督撫題授而加銜至總兵等官者蓋多有之臣惟自都使司之外

加設總兵已非國初之舊矣今一藩省而總兵且數人其冗不愈甚乎故優之銜可也益之俸建之牙則必有顯赫戰功經兵部核實而後可也方今文武職員視國初不啻倍蓰而昔也日闕今也日壅夫豈不多之患哉如謂今人不及古人我多其數以當之果多其數足以當之則物力似可勿惜也無如其不能何也

課屯田

屯田之利夫人能言之其在今日至特屢恩詔勸諭廟算可謂周矣然以臣愚度之民之能應詔與屯者必寡何以明其然也開屯必重費乃就今海內之民困敝已極閭有擁重貲者或阡陌已廣或未富相矜不肯從事

南畝一矣可屯之地毎患人稀能屯之人不樂遷徙二矣中原蹂躪之餘風鶴皆驚小民朝不謀夕何暇及遠三矣內地之棄而不田者大抵皆荒僻也民視爲畏途四矣頭來功令數更民情未信今詔書雖有半科之文愚者猶疑其後五矣豪右毎多侵漁菑畬旣就攫或奪之六矣臣道出江西詢其土俗彼中自本色糧米外別有條鞭銀兩克夫甲驛馬之費今有司槩以上供而夫甲驛馬仍責之民其民以厚產爲累野多蕪曠推之他省將無同耶七矣臣惟土爰稼穡以養兆民而宏治田額減洪武之半今郡邑復減宏治之半民食安得不匱度支安得不詘也今日之計莫若兵屯兵屯者高皇帝

之舊也以衆集則稱軍以召募則稱兵其宜屯一也烽火雖警而待敵之時原多於戰誠令四六更番開屯給食一年之後卽可漸省天下飛輓以裕國儲而地網四布流移復業客兵化爲土著溝壠屹若金湯中原阜蕃之舊其旦暮遇之乎惟是田具農種目下不免暫勞是惟朝廷之上定計而力行之擇人而專董之庶幾成效可覩也至若民能興屯者似宜推廣詔書事理屯長假以服色得比秩官仍倣祖宗舉富民遺意察其材器量加擢用夫草澤之民能興屯至千夫以上此亦必有御衆之材因而用之以佐屯政庶鼓舞深而羣情勸矣異時克復九邊仍以此推而行之革改折之陋規放開中

之良法重農與通商兼舉祖制之復國中興全盛之日也

策鼓鑄

古之制國用者穀幣爲重貨泉次之三代之興已有錢幣宋元以來始設交鈔交鈔非以錢權之不行而錢質堅不毀零析不耗於民用至便今欲佐度支則鼓鑄不可緩已然鑄錢之患在私鑄盛而官錢壅自昔已然議者以爲不愛銅不惜工而嚴行使僞錢之禁私鑄無所得利勢將自止此其策誠善矣而工料之費或反過於錢則又不如其不鑄臣以爲天下郡國有產銅者有不產銅者徃鑄錢令下概課之十五省直非策也夫地不

產銅而開局鑄錢則銅價頓踴勢不得不殽雜以充課額而錢旣殽雜質脆色黯遂啓僞錢之端計莫若郎滇蜀產銅之地設冶興鑄其錢式依神廟之舊以千文准銀壹兩過重勿鑄過輕有禁設大臣董之天下銅器已成者勿銷其新銅禁勿東出官爲平値採買如此則新銅以供鑄錢舊銅不廢作器鑄錢之地銅價益減其非鑄錢之地銅價益高夫然後可以不愛銅不惜工而私鑄者卒不能爭其奇羨之息有如殽雜爲僞固一覽可辨也民何樂乎舍其精良而行其濫惡哉雖然欲民行錢宜自上始臣竊聞常德監鑄錢必召商人變價解部亦非策也召商變價輕估則其利微重估則行戶留難

而商受其困夫國家期足用而已非謂取必於銀而後可也誠使制錢旣成即以現錢起解每歲解京幾何沿邊鎮戍幾何歲杪開具數目以課盈絀凡百官之俸給兵士之月糧錢與銀米通算關支其民間納折色糧餉者或銀或錢悉從其便上旣用之下必趨之庶幾錢之轉輸若泉流而產銅之山皆國家寶藏矣其有阻抑制錢行使僞錢者有司按治如律未聞行戸市傭敢與朝廷抗也此鼓鑄之當議者也

駁戎篇第六

謹禁衞

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國初設京兵七十二衞統以三

大營勁兵約四十萬其後承平日久武備寖弛景泰間變爲十大團營則存者十五萬矣宏治中析爲十二團營則十二萬之額相沿至今矣臣惟祖宗提數萬之師東征西討平定海內今此十二萬者較往額雖縮誠善用之以廓清寇敵可也豈其守一京城而不足哉而逆賊以烏合之衆長驅入燕如履無人之境嗟乎京兵皆安在乎臣聞先臣王邦瑞之疏曰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提督武臣多世冑紈袴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雇募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葢當世宗皇帝之時固已患此日中必昃癰潰必決禍患之積

有自來矣譬則僕庇主人之宇鸞牖戶簷楹以果其腹
而不知震風凌雨之將壓已也豈不惑哉夫占軍者誰
勳也戚也内臣也世弁也當先帝朝未之或改也今其
人與故都俱燼矣昔之金錢尚有存焉者乎所冀任事
諸臣實實引爲殷鑒組練禁旅股肱帝室夫居重所以
馭輕則四十萬之額可追也卽時詘不欲舉盈則十二
萬之額必不可闕也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故
外兵宜汰京兵宜益汰外兵核其實也益京兵蓄其威
也抑臣有進焉去歲薊門大疫京衞空虛募新兵以充
尺籍流賊之奸細竄入其中遂貽大變今京營召募宜
用土著倘南直不足則以江浙閩廣益之其北來僑寓

者雖材武勿用懲前毖後莫亟於此至於江上之師以船以器以技莫如閩廣今閩兵集矣其或招致廣兵俾當一隊改戰艦之製用嶺嶠之長往來馳突以應諸師必非沙唬諸船所及當亦鞏固神京之一策也已

擇將帥

三軍之命懸于一將國家綢繆禦侮惟日不足未嘗不言擇將也然而臣竊疑之矣昔者呂尚興於垂釣衛青奮於家奴冠雲臺之席者仗策之書生成靈武之勳者伏鑽之小較設使諸子生於今日非翺翔於甲乙之榜將終限於起家之賤也非敭歷於中外之久將仍格於資級之遙也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時事棘矣藉

有非常之材出焉而以常格持之庸有及乎至若武臣專閫固亦有不次除授者而所以推擇之故難言之今之諸將亦有多多益善如韓信其人者乎亦有以少勝衆如岳飛劉錡其人者乎亦有善拊循士卒如吳起田穰苴者乎亦有屯田渭濱而民不擾如諸葛亮者乎亦有轉輸河內以給軍餉如寇恂者乎亦有不妄殺一人如曹彬者乎亦有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如藺相如廉頗者乎亦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如霍去病者乎近事臣未深悉若前此則固知之矣智不必得勇不必得功不必得而有所營託則必得比其建節入軍與援者無罪而雖有壹意圖功者小失貴臣之意則彈墨麗之歐

刀賜之是故武臣之畏多口也甚於畏沙場囁嚅屏息探所欲而敬進之以緩死也兵之脆弱實繇於此如是而云擇將臣不知其所擇者何等也方今國步際其艱難武臣力於原野繇前所稱或當不至於此乃草昧之際事多因仍則又有不可得而擇者矣朝廷長駕遠馭豈乏之令圖然有不可得而擇者則可得而擇者倍宜志愼守則內外相維戰則犄角俱進非有異材曷繇勝任知昔之非所以擇斯知今之所以擇矣故賄賂之途清則寒畯之才奮吐茹之端泯則任事之氣揚循資未必皆非破格未必皆是其要以得人爲本臣之所謂擇也

沐驕嬴

今民之苦兵極矣分衣食之奉以養之將以為衞也既不能衞又從而虐之是以民之畏兵甚于畏賊何也賊之來無常兵之居有常也賊之禍猶可得而避兵之虐不可得而控也伏惟祖宗休養恩深斯民豈無忠愛之志而既不能安其生于賊又不能必其命于兵逆闖狡黠僞為仁義以誘之小民惑其虛聲而中原遂陷闖既得志狠貪漸露淫掠肆聞民乃始謳吟歌思知朝廷之德澤不可忘逆賊之奸僞不可信而東南半壁始有可與共守之民矣是以今日之收拾民心以固邦本以圖恢復者其要尤在戢兵兵之當汰者二曰驕曰羸羸語其不能為衞也驕語其反以為虐也方其膽悖鉦鼓魂

驚風鶴則驕亦爲羸及其魚肉井閭咆哮郡國則羸亦爲驕以臣途次所經如吉安郡邑室廬焚燬皆不云賊而云兵其他復有未經賊亂而焚掠無遺至於流移轉徙十室九閉者或曰谿饋運不時致之然而小民之厄則已甚矣伏自皇上御極諸臣仰體德意兵禍少戢雖然臣猶怖其卒也前此之驕淩其帥以爲亂法紀得而問之今此之驕怙其帥以爲重雖或問之必將庇之夫國家之所以上下相安者以禮明而分定也禮之防一潰則小可加大賤可淩貴豈惟民生糜騁卽諸將亦何利焉唐代姑息藩鎭其藩鎭亦各姑息其兵然而節度嗇後孫軍中廢立者不可勝紀夫亦微漸之不防以至

此可不戒乎誠使國家之威行於將帥將帥之律嚴於卒伍汰其羸以建威于外汰其驕以銷萌于內則民生遂而疆土漸歸朝廷尊而勳名永著是久安長治之策也故將兵以紀律存乎諸將矣將將以德威存乎廟算矣臣請嗣陳寬嚴之說惟皇上采擇焉

明統馭

臣竊惟先朝馭將以嚴今日馭將以寬寬嚴因乎其時未可以一概律也然過嚴則顧畏勝而避罪亦能曠圖功之心過寬則感戀深而宴安亦能柔果銳之氣且夫嚴則概嚴可也未嘗不嚴而有人焉邀浩蕩于嚴之外天下疑其私矣寬則概寬可也非能盡寬而有人焉擅

寵渥于寬之中天下疑其縱矣臣謂尚嚴者必使嚴之中有餘地則綜名核實愈足明恩尚寬者必使寬之中寓坊維則置腹推心亦能作肅昔者孔子對魯君服民之問而本之舉直錯枉當哀公時諸枉莫若三桓根株蟠結舉動稍輕反側立見錯豈可得乎然而孔子則必有說也人主志氣清明內治勤毖方正必親僉壬必屏牖戶杜漂搖之釁聲靈馳赫濯之威彼世臣巨室與國同休固且將順之不暇而亦可無俟於錯矣唐臣裴度之言曰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輿疾討賊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度之斯言固即孔子之旨也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春秋之主

不患過亢而猶進之以讓者用寬用嚴是不一術要使一國同歸於讓上不大其聲色下变化于肅雝故稱能以也不然以水濟水未有能食之者矣臣聞事有難明言者必曲譬以喻之伏惟皇上時敕萬幾日親正士組練禁旅慎固江防課文吏以廉平策武臣以進取寬嚴之宜必有神而明之者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成湯之所以興也臣敢以爲皇上獻

固圉篇第七

重守令

往者守令職司民社綢繆無策寇敵之至非逃則降是守令之罪也雖然亦嘗有以守令之苦爲朝廷言之者

乎昔祖宗建衛所司捍禦以守令撫編氓守令之無兵非闕也自衛所溺其職而專城之責顧獨歸之守令守令誠不得而辭然而起家儒生以文章受知非有孟賁之勇飛衛之技也雖有賢者先事爲備要未有無兵無餉而能立於多難之衝者夫郡邑之有倉庫也將以爲餉也其有機快民壯也將以爲兵也自隆慶間遣御史四出而庫藏所儲悉歸內帑矣自近例搜括佐餉而所謂機快民壯者裁其額縣不滿百裁其工食月不能三錢矣是以郡邑非惟無兵也抑且無餉無兵猶可致也無餉不可爲也於是議者以爲籍民兵守城夫民既出租賦養兵矣又籍之爲兵是重困也故以守可以戰不

可有急而集之登城可平居而强之訓練不可夫不練而言守言戰未有不潰者也即使民可與守而金鼓旗幟衣甲器械火藥之需不可以無所出城門既閉城內勇健困窮煢獨之民不可以無所食無米豈堪作糜賦詩寧能退賊乎且夫寇敵之來瀰漫原野即有素練之兵猶懼衆寡不敵況乎張空拳以應之也臣嘗平心揣之竊謂令之陷封疆者宜罪提兵之將帥而守令不與焉雖然固未可以此寛守令也食其食死其事義也然而一死何益朝廷抑朝廷豈忍以爵祿之招驅人於必死之地又捐其土地城邑以殉之哉臣愚以爲今日之計莫若併省僻小郡縣而重守令之選裁汰遊守備之

建牙者而以其兵屬之制郡兵五千人歲餉毋過六萬縣兵千有餘人歲餉毋過二萬所用將領得自署置功罪共之守令各戰其土無鞭長不及之憂而處處有備即督鎮衙門亦可無煩多設蓋裁之於武吏歸之於文臣益之於郡縣省之於節鎮不過朝廷一轉移間而州縣可爲封疆可固矣今之武將韜鈐未必果勝文臣而麄暴過之爲若字牧而兼干城之寄哉抑臣因是而有感于今之銓法也問內地與衝邊孰難必曰衝邊難也問甲榜與舉貢孰才必曰甲榜才也今其所謂才者則置之其所易其所不謂才者則置之其所難臣不知其可也誠欲內安外攘保民固圉請自重守令始矣

撫遺黎

今議者動稱鄉兵而行之內地往往蹙額相告其故何也小民租賦上供固其嘗分然而聖天子恭儉樽節所用無幾而歲課皆盡於餉兵民既竭其力以代兵之耕而復危其身以代兵之戰是故不服也然而今之鄉兵固有可得而議者臣聞河淮以北其民親經賊難懷思先德結寨自固以待王師無俟加之董勸固已家自爲戰矣惟是諸將之進取尙稽撫臣之受命未任誠恐接應稍遲或力詘於無援或志移於外向謂宜察其豪傑授之職銜以繫其心其復一縣者卽爲縣令復一州者卽爲州守庶幾忠智之士各奮其長而小民亦知朝廷

憫念遺黎不忍棄之化外之意方今殘疆斷絕南土裹足且恩詔既蠲其租賦即令銜命以往而征輸不入則措置無從若復轉漕東南以給之又將疲竭內地而不可繼是以中原守令並宜用其人因其俗以節鎮之兵聯各寨之兵而即以各寨固結之兵爲朝廷捍禦之兵有能奮勇滅賊毋惜分茅延世與其委之寇敵毋寧授之有功此今日經理之要也

築關隘

古今用兵之術未有不以形勝爲先圖者也孟孫議戍虎牢而鄭人服劉裕兵度大峴而南燕亡艮以棄險不守爲敵所乘則堅轉爲瑕主易爲客矣是以善守國者

有險則因之無險則設之中州之地平原千里馳道四通逆賊東奔西突悉鋭而來我之所備者多而賊之所攻者一故往往折北不支而以民予敵今紫極南迴長江天塹北阻河淮之險西據漢沔之津此亦足以自守矣而陳許汝鄧之間版章未歸甌脫相望左足一窺全局俱震亟宜講求圖籍行視形勢凡山川險塞之區水陸交通之道皆築關設守而擇其尤要害者宿重兵鎮之其平曠遼闊不能盡築則課兵士墾闢屯田濬溝蓄水以為之限即我兵轉戰而前故疆漸拓而復一縣則設一縣之險復一郡則設一郡之險進足以戰退足以守據其所必繇之道而蓄吾不可犯之威賊欲叩關索

戰則我乘建瓴之勢以遏其衝或紆道他出則我治卷
甲之師以擬其後豈惟城邑獲安卽鄉落之民亦可免
其荼毒書曰申畫郊圻愼固封守此之謂也臣竊觀今
之將帥惟喜憑城不樂乘障夫其氣已先餒矣而腐儒
摭拾陳言每爲堅壁淸野之說以委棄城外之赤子臣
見壁未必堅而野且盡於賊也乞敕守令集兵以守城
大將提兵以守關凡總兵等官安居城內者罪無赦將
見憂患深而智勇奮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田
單之所以復齊也故關門設而關內之民安重兵宿於
要地一關設而數道之民俱安小民不至降潰則土宇
無虞崩解矣今京城門禁森嚴然且不廢掤開奈何於

並邊而忽之也

審方畧

今敵聚於北獻橫于西而逆闖竄伏秦中尚逋天討皆朝廷之憂也然而罪有輕重則局有先後勢有同異則道有剛柔方畧不審非惟不可以戰抑且不可以守臣請以藿食之見爲皇上陳之夫逆闖震驚廟社罪在不赦而其狡僞狂僭不宜久延以養其銳非亟行剿滅無以慰宇宙之心而倡忠臣義士之氣所當首議者也獻賊暴掠所至殘其土隳其城非有大志今旣蹂躪重慶川分爲二入險阻之中而東西受敵此成禽也蜀兵技擊不滅於獻輔臣旣承皇上付托宜足辦賊但令督撫

嚴兵夔歸之間遏其東出足矣荆州擅魚米之饒擁三
海之固宜亟行恢復鎮以重兵北應襄承西通蜀道此
國家西門之守使闖獻不得展其窺江之謀者也至於
□□□□□□□□□□□□□□□□□□□皆取之
於闖非取之於我且當逆闖得志率土震慄非敵騎横
擊之闖且悉銳南來時事未可知也今國家遺酬□之
使此固時勢宜然而使節尚稽約誓未定臣觀今之議
者一似□□並營無復次序又一似先齊魯而後楚豫
臣竊惑之夫齊魯之交當逆闖僞官布滿之日舉朝不
爭而今顧與□爭耶審如此則將速□之來而又以寬
闖之罪□席累勝之勢既非新集之旅所能支而闖當

養銳之餘將爲南牧之謀而不可遏臣謂方畧不審則非所以守者此也臣度□□今日我不速釁彼且按甲未動稍收既脫之士以益其封徐觀勝敗之形坐致漁人之利其不肯悉心助義亦可知矣而我練兵選將扶義而西足以自振豈其□□□□□□□哉然而酬□之使至彼且陽浮而從之我因陽浮而馭之使突騎毋進而北顧可紓也使□□□□毋合而西事可爲也使河南之士毋折而入於敵而兵道可通也今宜速諸鎮出開歸移南督守淮海分道長驅亟取襄雒則闖不敢東而楚豫之士復爲我有矣夫然後因利乘便布德兆謀廓清關隴之塵一雪神人之憤寇氛既靖則所以

應敵者亦當自有長策非謂遂以河北委之也故較之以計而索其情酌于剛柔知所先後是今日守戰之要略也

討逆篇第八

復襄雒

用兵之術致人而不致於人秦雍天府也潼關天險也往而攻之雖幸而勝所傷必多然而逆闖負不貰之條漢賊無兩立之勢我即不往彼亦必來來而禦之淮漢之南受敵也多則非所以守也且去秦關也遠則非所以戰也今宜移檄遠近明討賊復仇之義皇上素服郊次親獎六師然後命江北諸將繇開歸復伊雒命楚中

諸將繇荆郢復襄樊既得其地則開鎮設守制督撫諸臣次第北發聯絡而應援之夫然後鎮伊雒者或徑桃林以擬潼關則賊之前戸也正也或絶河津以渡蒲解則賊之左脅也奇也鎮襄樊者或入武關以趨同華則崤函之進退失據也正也或道鄖漢以臨子午則咸陽之右臂震動也奇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要于更番迭肄誘而致之使賊疲于奔命而後一舉而收蕩滅之功則必以襄雒爲之本諸鎮臣受國深恩竭忠圖報軍中不乏奇謀必有以此策進之者矣至於轉輸不絶以給軍儲蕭何寇恂之業度支任之如必取盈而後往坐稽歲時賊或捐開歸以餌敵使我兵不能西然後下轘轅

之甲出宛葉之間則我失其所以攻而賊之勢成矣故戰守成敗判于呼吸老師翫寇非計之得也

結甘涼

逆闖失勢于燕竄伏秦中未聞東出何也彼其西掠也河西之地美水草饒士馬其人健鬬而好義光武之世竇融先歸東晉之朝張實奉朔即唐肅宗倉猝西奔亦以靈武奮跡此其已事矣我祖宗奄宅方夏謂是三危以西地遠而介於戎翟爰設甘涼等衛以行都司鎮之東據黃河之津南阻浩亹之險雖河套陷沒固原內徙而河西巋然獨存則其效忠朝廷而足以自立之徵也然而闖之西掠固有可以懸揣者往者賊騎初破秦關

不旋踵而懸軍犯闕志不在秦也今既爲敵所挫方且治秦以爲窟穴而根本未固一旦介馬東馳則畏河西之議其後且其志以爲兼延漢跨河洮縱丸泥封關猶不失爲姚與傉檀趙元昊諸人以徐觀時事之所定故臣妄謂闖之未東出也彼其西掠也闖大逆不道計河西必不服今且與闖相持乎或折而入於闖乎抑聲聞斷絕勢孤援阻不得已而從之乎皆不可知然使朝廷之信息可通則河西之忠義必奮誠得具文武大略好立奇功如陳湯班超其人道川蜀徑嵩潘間關銜命務求必達使甘涼之士皆知中國之有聖人而卽以便宜持節發其義勇整旅而前與襄雒之師遙相犄角收環

慶之遺黎據回中之險塞賊西則堅壁勿戰東出則尾而肆之不過二載賊必授首此制敵一奇也夫兵家之勝知彼知已故用間設奇不可失矣往者賊中奸細布滿畿甸我之動息賊必知之而我兵偵探無術信其虛聲便以爲衆寡懸絶因而奔潰者比比也今賊中的耗亦有知之者乎西掠之論臣直意之而已

勵和衷

臣終有感于和衷之難也師克在和自古記之少長有禮而晉文之霸以興六卿交讓而悼公之業復振若夫相州之潰雖郭汾陽不能遏也靈壁之潰雖李顯忠不能支也則不和之以也夫人臣比肩事主念股肱一體

之誼謂宜相救如左右手而或異同分於意見讒搆中於恩仇忌嫉起於功名嫌隙開於寵利不和在朝則朋黨互爭國是乖剌變遲而禍深不和在軍則進止衡決娟勝幸裁變速而禍烈故有孝友之張仲而後吉甫成北伐之功則內與外宜和也有折節之景宗而後韋叡奏鍾離之績則將與將宜和也有櫜迎之李愬而後蔡人知上下之分則大將與主帥宜和也方今討賊平寇非征伐不為功而軍中機會萬變犄角相依少有參差成敗反覆伏乞皇上敕勵諸將同抒體國之忠各釋猜嫌之隱僉謀而從其善急病而讓其夷勝則俱進毋專其功敗則相救毋樂其禍庶幾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自非然者外侮方殷而鬩牆未已於古昔廉藺之誼何居而亦豈所以善功名之際乎雖然人心之不同猶面也非訓辭之所及也臣願朝廷之上同寅協恭小廉大法機有當速毋以有所愛惜而遲之勢有當緩毋以有所排擠而急之人期於適用則祁奚可稱解狐之讐事戒于紛更則曹參一守蕭何之畫公卿和於內斯將帥和於外矣臣觀漢光武鄗南卽位之年不過河北數郡未及今日之什一然未幾而光復舊物者則以一時諸將各奮其智勇而歸於和衷賈復終釋寇恂之嫌鄧禹不忌馮異之勝劉尙被困而吳漢潛師王霸閉營而馬武無怨帝能推心委任各當其職手書告語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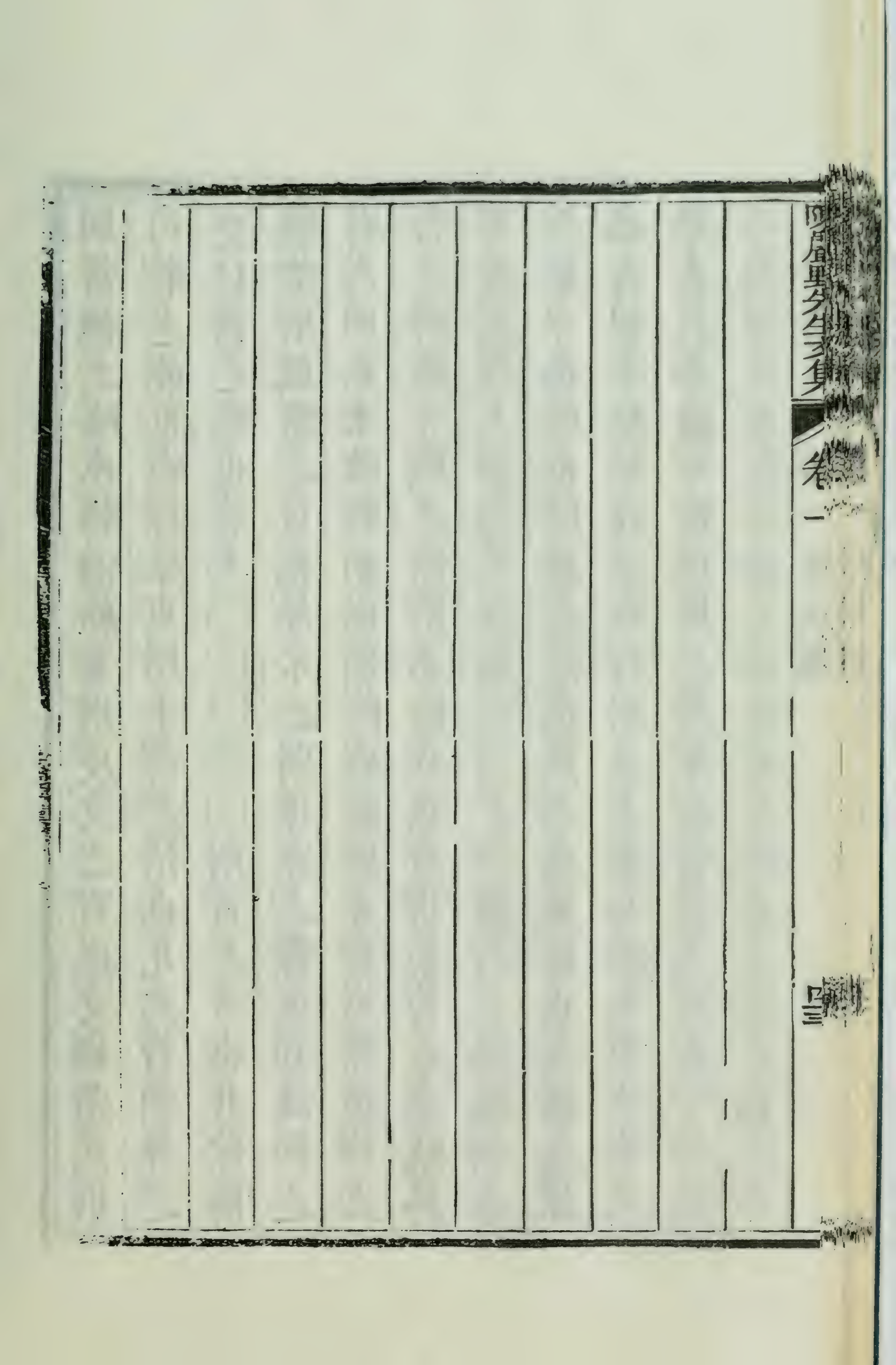
中機宜而諄摯若家人父子中興之所以速也故感天下之心者在誠成天下之務者在明誠與明合則舉措審而和平著矣臣願皇上比隆光武者此也

定大舉

今東南治兵半歲于茲矣未聞尅期西發以雪國耻臣竊惑之夫先發制人兵之善物也今使寇滋蔓而至我不知其所攻則我勞矣使我分道而進寇不知其所守則寇勞矣故臣終以定大舉請也凡以作六軍之氣慰率土之心振九廟之靈褫羣盜之魄也事機之會間不容髮今敵有可講而防之也過深寇有可伐而持之也已久是見怯也使指未報而開疆始於青齊西藩未開

而經略緩於荆郢是見疎也臣謂講和者使臣之職滅
獻者舊輔之任唯是討賊復讐誼不反顧則陳師鞠旅
滅此朝食非諸將其誰任之且臣所謂大舉者非遽責
之深入也北取伊雒南取襄樊經理既定而後進而蹙
之也楚豫之間逆闖布置僞官僅同兒戲大兵一臨喙
息不暇臣竊謂襄雒既復方當重煩區畫以策萬全若
其前此者猶振槁耳今於其易焉者而猶若難之何也
誠使師期一定遺黎聞之必且壺漿以迎豪傑聞之必
且屬櫜以俟逆闖聞之必且斂兵自保而未敢來窺且
夫以馭將帥毋使遷延勝而報稱薄也以核軍實毋使
歲月久而縻費深也故曰大舉宜亟也至於選銳濟師

則督撫之略也轉漕給軍則度支之責也安撫遺民則司牧之能也愼擇羣吏則主爵之治也凡此皆廟算之要目前之急也若夫□□□□則資之可也其陰陽覘望則覊縻之可也毋示之弱毋速之釁彼知謀國之有人則亦未敢輕動也闖旣破滅獻亦芟夷然後修文告之辭嚴守戰之備所不歸我戎索折箠笞之金甌終可復完遠人終當孔淑也夫言之匪艱行之惟囏餉也兵也守也戰也時務之急也民心也風俗也立國之原也而圖事揆策設誠致行則皇上與公卿大臣之事也光武之全盛可追殷周之歷年勿替其大要在乎知人安民而大本存乎淸心寡欲臣日爲皇上望之也



陳巖野先生全集

同里後學温汝能　謙山　校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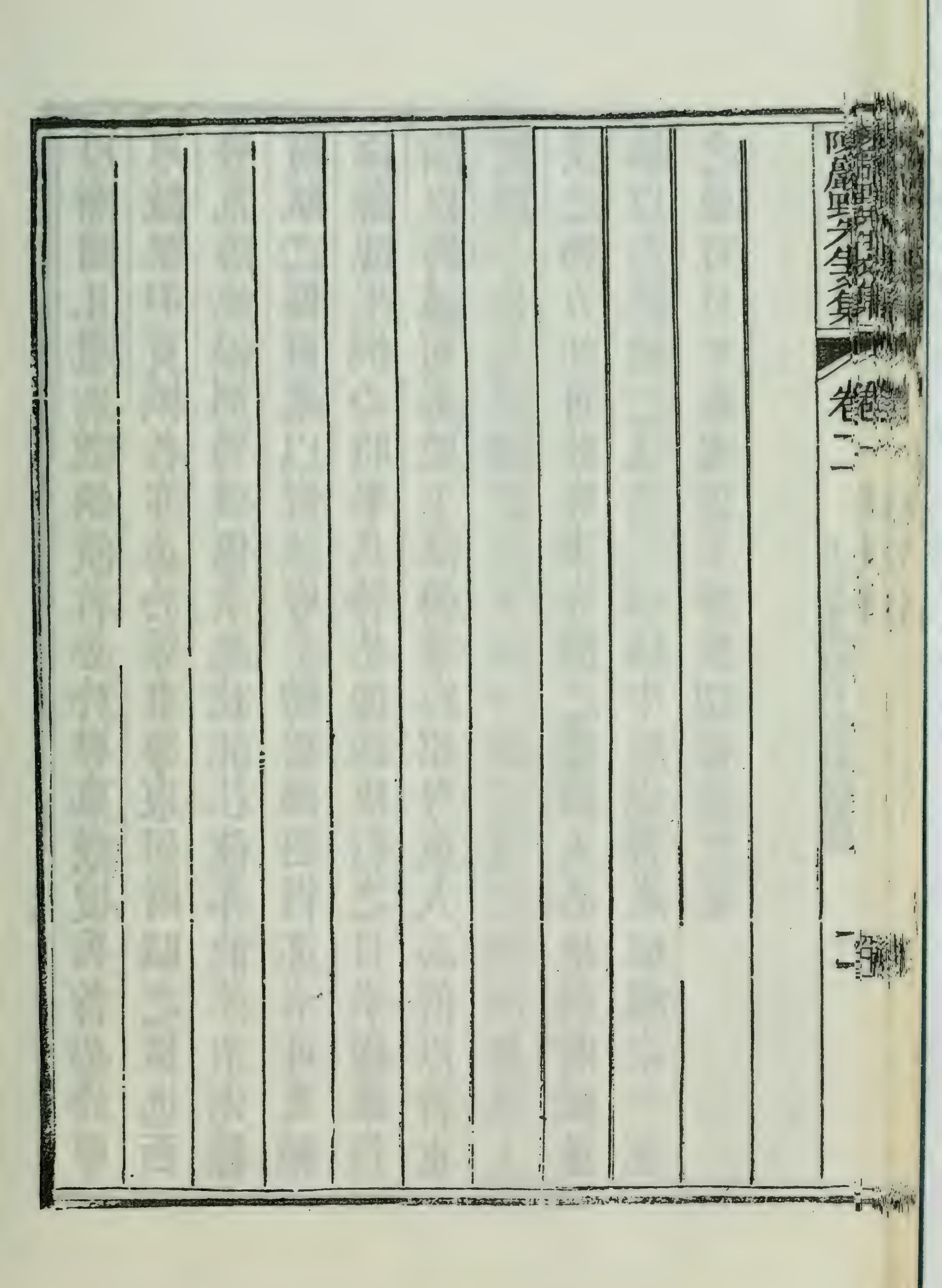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啓　書　雜文

上監國桂殿下乞迴鑾啓

啓爲乞迴鑾東粤以定中興基本事臣聞古昔中葉而能光復者曰人心曰地利曰財賦三資者備而中興隨之漢光武起於河北唐肅宗奮於靈武此道得也恭惟殿下以神宗皇帝聖裔間關粤東仁孝至德宣昭遐邇去年金陵失守粤東自紳衿至於草澤無不繫心殿下者邇者監國之策定於端州粤人延頸跂踵咸懷敵愾之忠願得一當以襄撻伐迺廷議主於西幸羣心失望

以爲且將棄已也故遷延不至輔臣蘇觀生恭捧溫綸趣裝赴召遺臣齎報起程日期既就道矣而士民數萬擁道遮留塡咽僉謂一時監司守令鎭闔陞者陞去者去會無一人爲國家鎭撫此土若輔臣復行是虛廣州以速外敵之窺伺遇變事而知其權忠之大也輔臣不得已暫留以俟臣竊惟粵東人心如此此正殿下所宜亟收也使人臣以尊君親上之心守國不若卽以其愛妻子惜墳廬之心守國粵東北枕羣峰南環巨海惠潮蔽其東隅衡永峙其右背及敵謀之未集尙足自固殿下誠迴鑾廣州以粵東之產養粵東之士以粵東之士守粵東之險臣民各愛其身家則疆圉克鞏而恢復可

以漸圖且邇來徵餉饋者必於粵東徵援兵者必於粵東徵堅甲良械者亦必於粵東粵東固財賦之區也西粵荒瘠地偏荊蜀殘傷未起我能往彼亦能往不先據財賦之區而棄以資敵粵左動搖即西省亦未可支輔臣蘇觀生恫心時事具啓恭迎緣臣行之日未經奉旨諭臣竭誠面奏殿下試俯垂睿炤粵東人心何以昔也愛戴今也失望飜然東下以一㳺雲霓之仰則粵東上供之物力即可壯粵東守險之聲靈人心地利財賦並舉以爲經始之謀然後聯絡中原規畫進取祖宗一統之盛可旦夕幾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上監國桂殿下乞褫斥啓

啓爲乞恩褫斥以明臣節事臣聞人臣功罪視國安危主憂國恤之日雖遠臣散秩均之罪無可赦古今之常經也國家不造□□□三年之內大變三告數天臣子但有可誅之罪更無可贖之功殿下丕承天序追孝前烈念無人誰與共理收拭二三纍臣而用之亦云使過而已然而臣之遭遇與諸臣異諸臣經綮朝之培植則當以社稷爲重勉圖恢復仰荅祖宗在天之靈若臣恩貢於聖安登科于今上未第而先拜推官無功而忝遷曹屬今鑾輿南狩音塵久湮臣縱不能死復何顏紓青拖紫綴班聯之末乎伏乞殿下俯察愚衷准罷職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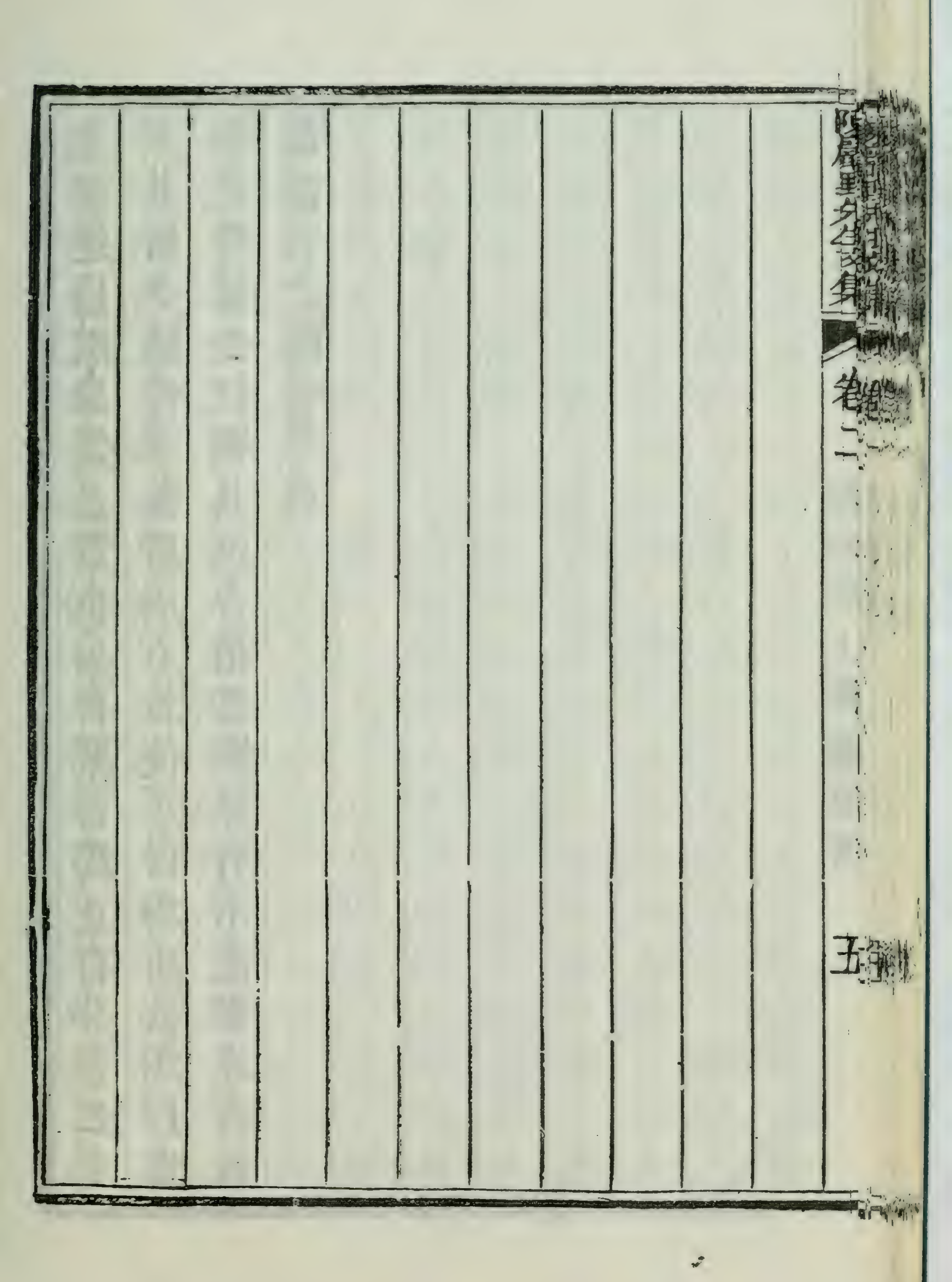
敘以全臣志臣伏處草茅當與嶺海遺黎共祝中興之期矣臣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梧行畱上蘇閣部書

昨江上無船可募募之內濠領文之後水涸不得出夜篝燈請見值內堂䦨然遂不敢叩今淩晨發矣南贑淪陷敵患剝膚中夜撫膺隕涕欲絕會城人心不一難與固守諸紳中無可屬大事者師臺且宜以防守責之有司而疾提兵東出控扼惠潮聯水陸之鋭據山海之險固圉周防興屯設冶立於不可拔以觀時而制變若俟敵越關而後行則豪傑之士必以爲恇怯而不肯附此不可不早計也大廟峽之守與東事並急諸將或威可怵或利可誘或剛愎而寡謀或大言而鮮實扎門之寄洵難其人目下四姓跋扈若遽調之入惠必滋反側如

四姓不東而謂水師十日可出此必不可幾之數也昔張魏公謀帥於岳武穆枚舉王德呂祉楊沂中張俊之屬武穆皆以爲未然魏公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彥今玆言之將無近是乎然彥奉委行矣非有自請之望惟往返之餘峽上未有戍兵則事勢愈蹙惟師臺擇將而亟遣之庶有及耳彥輕率鮮成爲當道所不諒固無足怪然而同門之士汲引之人亦且有假借外援引繩批根於師臺之前者無能之効於此可見不早自引退使議者笑師門無人罪可逭乎伏惟師臺恩遇之重萬一未酬然彥之退休亦將先謀藏身之地然後結納豪傑俟師臺之命而後起徜七尺苟延皆效忠朝廷之日

未敢遂以潔身為長策也兵有聚而爲正有分而爲奇與其昕夕隨侍而無所成不若使彥得爲所欲爲以爲犄角昨髯公枉顧具道台指恐鄙誠有不能盡達者故敢詳言之臨發草啓



梧還上蘇閣部書

頃以風雨易舟初五日抵蒼梧會經具札馳報初七日拜齎師臺大啓附以私啓二通俱於初九日奉令旨矣當拜啓時未聞別後消息記瀕行之際師臺命之曰倘能抗請迴鑾惟爾之功邦彥奉以周旋靡敢失墜不謂啓奏纔上東事遽報師臺旣夙有大謀會不徼示其指爾使蒙貿以往設令西人無所歸咎而以洩其怒於邦彥目之爲誑庸有及乎誠知平昔不達權宜多所戇忤毋亦斥遠於外勿令梗議何棄之之深也賴桂殿下仁厚中夜召對旋擢兵垣當是時丁平粵侯都督在列邦彥置辯甚力卽侯亦以百口保師臺凡此皆門牆區區

之誼曾不知其無當於輕重之數也茲竣役而返已抵近郊則聞承恩新擢刑垣彥之爲省臣一耳寧有舍桑梓之近樂遷徙之勞者乎然奉委之始已決志辭職曾函牘對師臺言之求退得進實非本心麋鹿野性不榮簪組邦彥從此辭矣昔晉人使先蔑士會從公子雍既乃拒之于河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今邦彥即令從仕于西亦春秋所不議也師臺既命之委贄爲臣而又使東家食而西家宿將焉取之然東仕則爲貳命西仕則疑倍師咫尺國門躑躅而不敢入計惟遁迹長林庶兩存君臣師弟之誼如使西朝有邦彥之迹鳴鼓攻之可也別有杞愚具詳次札干冒尊嚴可勝隕越邦彥頓首

梧還上蘇閣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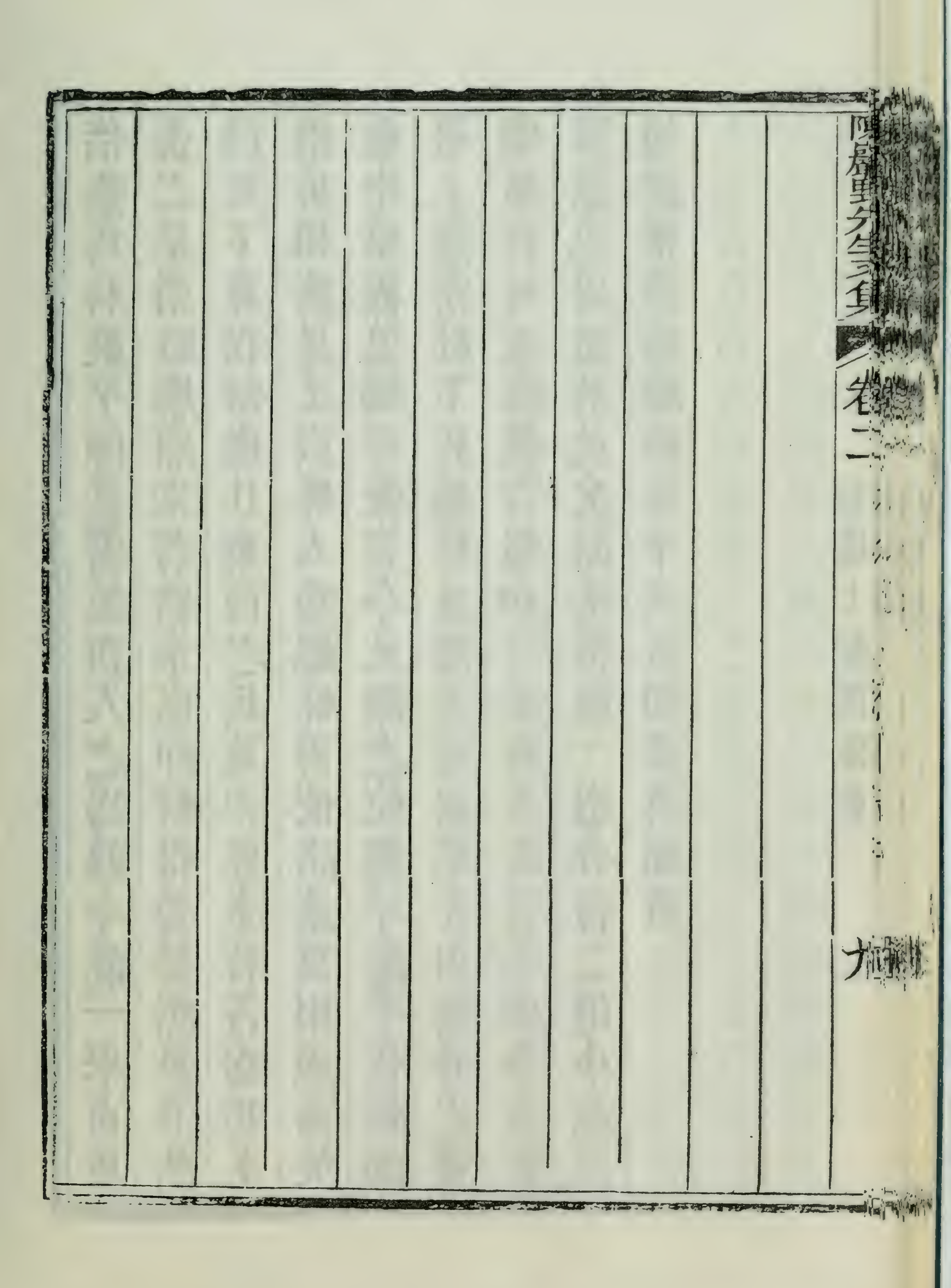
昔公孫僑復於子皮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僑豈敢謂吾之面如子之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邦彥竊有危言於此既不能面又緘默不言則負師臺夙昔大恩請盡其愚伏惟裁察邦彥之召對於西也桂殿下諭之曰聞四王抵廣甚喜然孤既監國矣輔臣蘇先生既具啓入朝矣彼胡爲者邦彥奏曰此或仍閩中之舊稱而小民傳訛也或爲閩兵所脅而不能支也都督侯性曰臣願以百口保臣師平粵曰往輔臣蘇與臣小嫌及相見紅梅業已推誠投分臣心折其爲人保無他也可令陳主事奉敕宣諭初九日授邦彥兵垣授劉大壯兵

部職方司主事平粤手密敕一道見付面語彥等甚長大指則以河水爲誓明其無相猜之意一也謂桂殿下神宗皇帝血亂師臺勸進有啓迎鑾有啓賀千秋有箋奈何忽構異圖二也謂百世而下豈無青史僕雖死之不失爲正三也謂將招楚師發狼兵會於城下四也謂必不得已則寧撤南雄之守旋兵內向我能代彼拒敵耶五也謂密敕中事亦有數端惟師臺所擇六也旣辭而東見呂東老於德慶曰已知東事否旣郎眞矣不可爲也已若能削號歸藩不妨鴻溝爲界邦彥曰此豈下臣敢言某致使返報已耳進以台函則曰前此曾有書未報今無庸報也命掌記發一璧謝東而別時方主事

泊船掛近以遊山不得面投以公文未及候報至肇慶宗人朱容藩邀相見曰我宗臣也東西皆太祖之裔何敢輕重先生善處人骨肉之間又曰語蘇老先生名器毋太濫邦彥曰東失之縱西得毋又失之操乎見制臺王公祖泣且諭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敵急矣旦夕不保何忍自尋干戈且兩粵數百萬生齒可惜也消弭內釁勉之在子錦衣郭承昊來拜曰僕自韶州至三水聞東事而西今王舍親總憲之召未敢受也湯舍親亦期期不奉詔尋引兵還矣奈何我自爲鷸蚌而使敵收漁人之利乎君其圖之凡此皆邦彥所得於途次若也人亦有言騎虎之勢必不得下今師臺能禁西朝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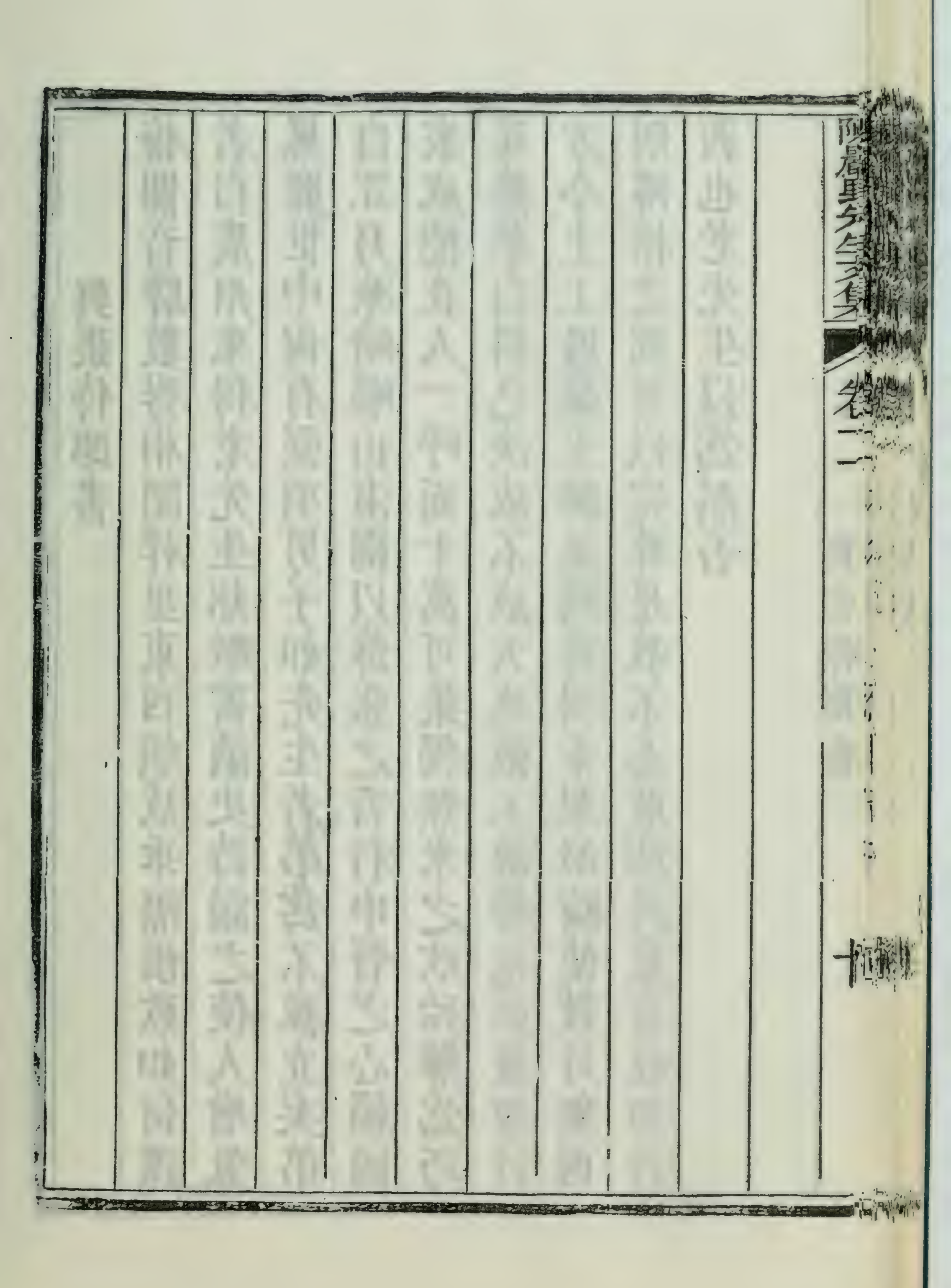
不稱尊乎其既稱尊也戰諸乎和諸乎奉辭相向爲東人之言者曰我隆武皇上之弟爲西朝之言者曰我神宗皇帝之孫能相尙乎將兩國並存疆圉於何分從約於誰長乎且西兵已杜峽矣嶺上之兵相次返矣諸將中亦有如龍倫郝時登趙千駟劉昌業趙繼宗李志義其人者乎邦彥將隱之身也故敢盡辭言之附於事師無犯無隱之義師臺既定策兩朝竭忠所事其亦汲汲然爲之備矣今號令所及不出四境人各其心轉徙相繼撫丁未閑紀律公戰則怯私掠則勇日益厚集城下而無以飼之然而諸新貴高冠鳴騶甚自得也問所從來或頗與南都不異豈宜以爵然不寧之身而使人得

借叢爲利藪乎師臺嘗笑西人之爲政令能一舉而更張之是謂戰勝廟堂若猶未也卽何得晏晏然泄泄然曰天下莫我何也且東西之兵莫非粵產若各爲其主治兵相攻是又以粵人爲鷸蚌而使諸流寓相視而笑也中原板蕩獨粵僅完今又隙之使無孑遺乎伏惟師臺上念宗社下庇桑梓及諸大老蚤定安內禦外之策倘芻言可採敬俟台報如曰此西人之言也則邦彥區區愚忠竭盡於此矣附去密敕一道令旨二道小疏二通統惟裁察時仲冬十八日邦彥再頓首



與張侍郎書

梅關音驛數得相聞梓里東西頓成乖隔悵歎如何諜者自廣州來得老先生郄敵書讀史詩謌之使人增氣風靡世中尚有强項男子如先生者弟爲不孤立矣弟自正月來崎嶇山海間以蘇張之舌行申胥之心賴國家威德在人一呼而十萬可集獨無米之炊殆難爲巧耳然弟自料已決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姑置勿計方今主上殷憂王師風鶴若得牽掣敵騎使數月無西則濤梧之間可以完葺是我不必收功於東而收功於西也老先生以爲然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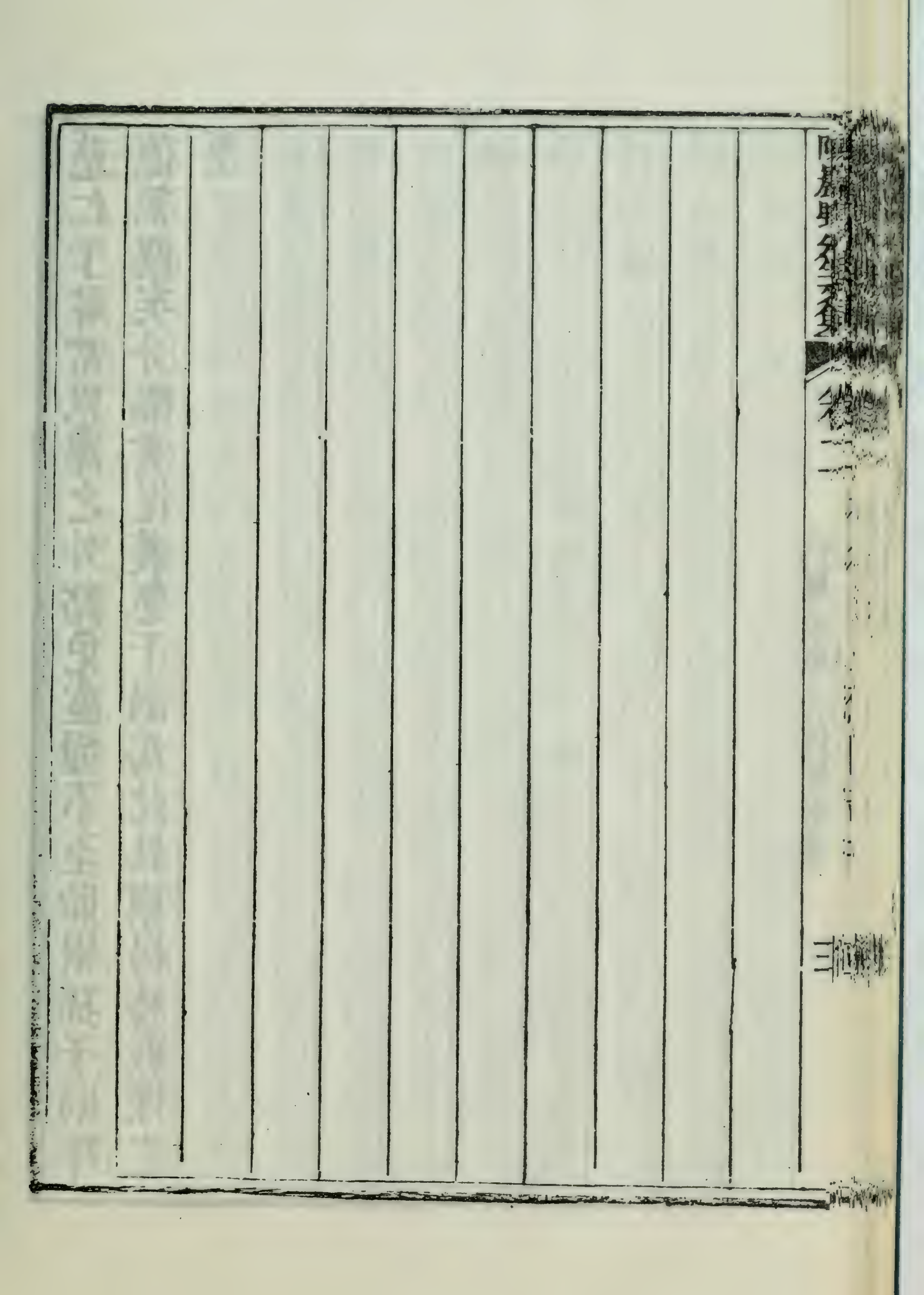


代羅文昭上何閣老書

昔者韓愈上書宰相光範門前三至不得通某嘗恥之然干求者諂媚之行也達悃者志士之衷也恭惟閣下學本聖賢德宏覆載薄海內外有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必俯額而噓植之刱此一介儒生稍知自立守古人之義非同求車馬僕從之資于宰相者故敢上書而無諱伏惟熟察而加憐焉夫不腆先人之敝產密邇太贈公松楸之間我疆我理至于南海于以奠之某兄弟即曰世守豈敢盤桓有所希冀獨計此沙當其買受之始不過僅僅衣帶間耳先人蓽路藍縷以啟之陞科納餉以固之或汙萊隱現奔濤瀉鹵又從而嚙之日復一

日年復一年不覺于今已經四屆雖櫂榧生香嘗蒸有賴而數十年之陞科敗倘由魚游而鶴立由鶴立而陌阡非同祊田之易汶上之侵可唾手而得之者也乃舊年棍刼一空今春耕田失守年值不登野無青草而追呼之吏持簿書而至者日噪其門輿言及此曷勝劊肉醫瘡之痛無田不祭祀等餒而又非所論矣某之先人雖爲農夫以沒世而雅有延師教子之癖歲嘗刈穫必携某兄弟登壟而拜以爲詩書之澤若此倘聖恩優渥許置墓田有如漢朝淮陰故事吾等將爲守墓之人矣今不過奉田畝以相贈豈非予先人所稽首恐後者哉先人之所樂亦某志之所安也所望者急施雨露廣發

慈仁于尋常恩澤之外豁免虛糧不至貽累孫子則拜
德無旣矣分隔雲泥義慙干謁爲此具稟曷勝戰慄之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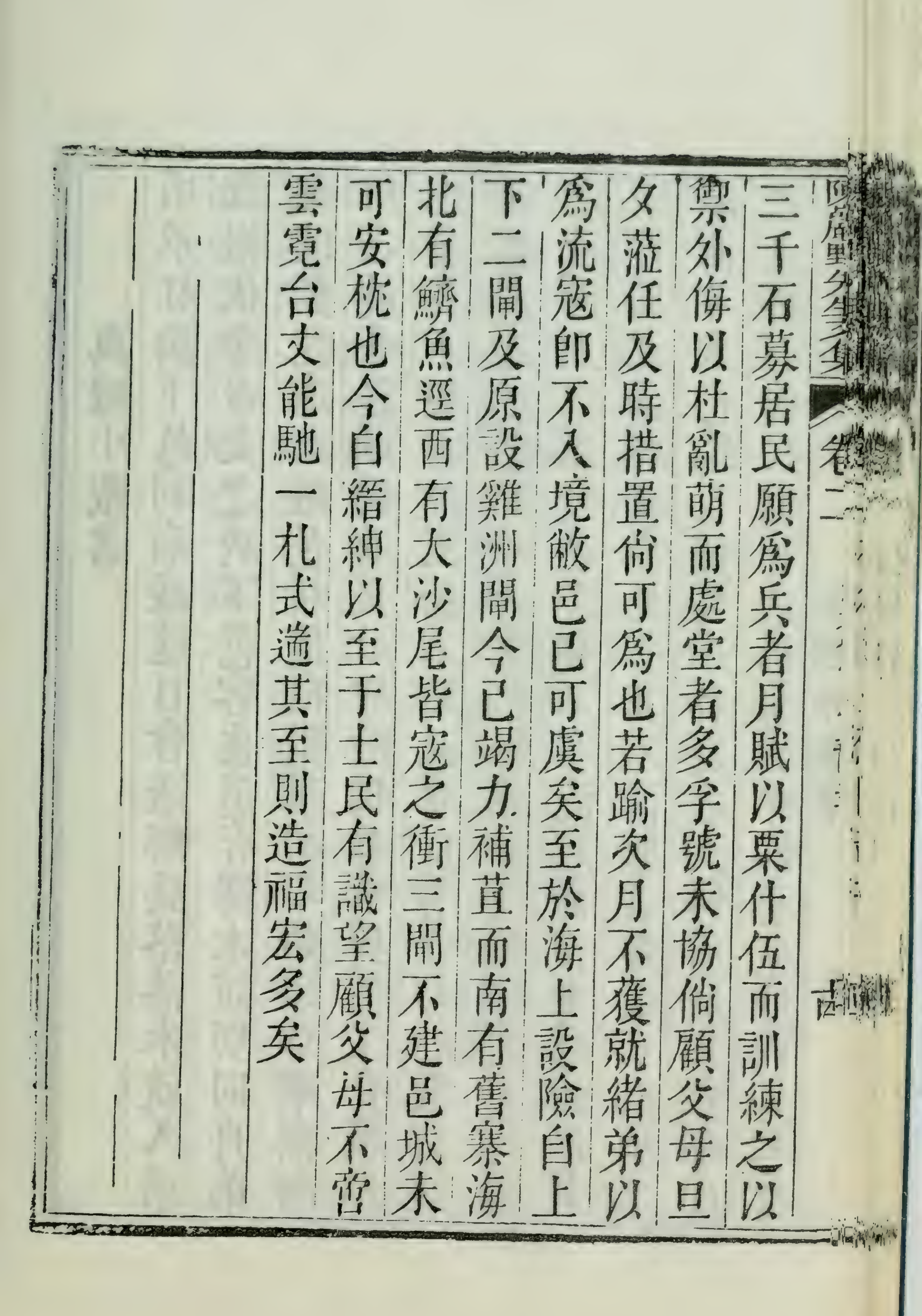
答潘改亭書

頃承手教以入省稽報歉甚家廟之禮無論弟之寡陋不能盡識而古今異宜風俗異揆家禮所列求之當世不能盡行者葢亦多矣姑竭鄙見以復明問其一曰尙右之制自有周已然不可易也其二曰事亡如事存生可同室則沒亦可同祠生不敢當夕則沒亦不可同饗祀于東偏以俟專祠情也亦禮也其三曰上殤之祀終兄弟之子之世令祠專自令祖始無所可祔兼以祧期將近宜及其所生祀之別室及兄弟之孫之世則并祧之其四曰家禮庶母服緦今制則朞年矣然此自有子者言也有子庶母例得祔於庶祖姑無子者似當祀之

別室終衆子之世不必入祠其五曰支子不祭非宗子而祠始祖非古也家禮有四龕之說以奉高曾祖禰未及四代則虛其右而遞遷之今盛祠專祀令祖此古者別子爲祖之義而尊考爲繼別之宗禮不得上及高曾何況遠及始祖且鶴林公已有祠矣若令曾祖而上皆已有祠則宅上所奉之主宜卜吉祭告奉以入於原祠因匣而藏之此古昔宗法今士大夫或非宗子而事五服以外之主此亦習矣不察似當以禮斷之也臆見如此更祈與博雅君子裁之

與鮑小靚書

頃承枉詢下邑利病緣連日會議鄉兵落落未就久稽裁報伏念台丈之於下邑客也道存擇木誼切同舟弟何敢無說處此敝邑析置自景泰初年始事草率無衛所之設今護城獨有民壯守險獨有哨兵然工食裁扣已甚其不扣者復支給不時此輩皮骨僅存刓敝萬狀桉籍求之逃曠殆半近奉制院檄抽守韶餘復有運米之役海上空虛敝邑之憂不在流寇而在土賊如近者勒竹烏洲諸鄉在在見告其不薄城者幾矣且築場未滌而斗米已踰百錢將來春夏之交何所底止以弟度之又將有饑民剽掠之患念欲呼籲有衆城內外積粟



三千石募居民願爲兵者月賦以粟什伍而訓練之以禦外侮以杜亂萌而處堂者多孚號未協倘顧父母旦夕蒞任及時措置尚可爲也若踰次月不獲就緒弟以爲流寇卽不入境敝邑已可虞矣至於海上設險自上下二閘及原設雞洲閘今已竭力補葺而南有舊寨海北有鱭魚逕西有大沙尾皆寇之衝三閘不建邑城未可安枕也今自縉紳以至于士民有識望顧父母不啻雲霓台丈能馳一札式遄其至則造福宏多矣

南上草自敘

金陵在粵北數千里而鎬豐再振玉步重光則南之號定于一稱南上志所尊也又言南以别於北志所感也頃自季夏初聞國耗予奮衣就道將獻願言於闕下中更疾病波濤之阻經秋涉冬始抵都門梓里之所閒関迯次之所寤歎沉痛惋惻徃逞見之于詩時日旣久積而成帙嗟乎海隅之士聞見寡尠葢覲于京師未嘗不廢然自失也方今泰茹宏開羣材延引高冠鳴導意氣揚赫以壯本朝士稍有所挾持皆能自致通顯草茅寒賤未皆一命無賈生之才與薦而效其痛哭人之咄嘑目笑直一絳灌云爾哉顧獨抱此耿耿物而不化時眂

其奚囊以篇帙爲富而已此以詫里中兒不可得遽欲以詫王公要人耶而舍其所以通從其所以塞商聲曼歌慨當以慷亦各言其志也昔司馬子長遊名山大川文章益進而吾鄉有李孖長先生爲江門高第行方而迂今里人以憨愚相詬必曰之李子長乎之玆遊於二子必處一焉而足跡所及不能當司馬之半讀斯詩者其謂乎爲漢之子長而不足爲明之子長而有餘雖不能至又敢辭乎嗟乎書生之於國家處子耳束髮以來望燕雲如在天際今頭顱猶昨也而國都則已近矣乎之不能已於游也乎詩也乎哉

鳳山圖詩敘

鳳山東環桂海西俯鑑湖郊原綺合轓軒鮮至宦遊者所稱樂土也然今之命吏率滿課而止傳舍其治人亦傳舍視之自大僚類然是故吏之閱鳳山也暫而鳳山之閱吏也久其閒桐鄉之愛畏壘之思若耶山谷之老卽未敢遽云稀闊顧求此於倅幕之職百不得一焉然而雲洲丁君作尉六載秩滿遷擢邑人士繪鳳山圖爲别道以歌詠君何以得此于鳳山哉夫干掫詰姦非幹弗立緩之或持於監司急之或掣於豪右方今情僞之繁亡論桀黠卽祓服雍容一言不合目攝而起者非乏也鳳山雖稱長厚然去一尉得一尉非夫肌膚之慼烏

能使人重其去而譴綣若此乎善乎二三子之爲斯圖也余拙於役世所至若遺跡惟是夙昔之所遊從輪蹄之所更歷留連心目如將見之度君之不忘鳳山亦猶鳳山之不能忘君也繼自今道路悠遠山川間之披圖而時省玩焉異地之績必重有可書者矣

易韻數法序

陰陽家有河雒理數一書吉凶一準於大易秘義淵博日者罕用之然以考庶徵多奇中其法以所生枝幹分配圖書書奇而圓天也故幹配書而納甲圖耦而方地也故枝配圖而辦位此大較也梁木公得此法躍然曰吾知所以用之矣使與余易韻並行以供卜筮不亦可乎余沉吟久之爲思所爲變通之法而木公指與余合有難者曰詮易之家侈矣而益以韻言大衍之數詳矣而更以新法不亦駢枝之屬耶余曰不然古者端策以繇鑽龜以兆後世棒旣枯之甲衡金錢以視俯仰非其初已而取倒與易卦絕異君子不道也乃蓍不時有或

產於深山大澤未易遽至又春秋傳所稱觀之否明夷之謙之屬知來如響而占法不傳故卜筮之失其傳與亡其具是變而通之之時也後世若遁甲六壬諸術多取之歲月日時其說卽無所據而亦時有徵驗況乎按枝幹以布之考圖書以定之而更參之所生之卦以測其源稽之所舉之時以觀其動不假於物而爻象自成易簡變化莫大於此而又何訾焉且易韻之爲書以當詮釋疑隱而以視聖言較著以取世資疑遠而以前民較近蓋本公之學上下於王何程朱之間旁及伯陽希夷諸秘無所不采中所更歷多衰世之意學一先生之言者必將賓賓然疑之要以羽翼四聖使其旨明白曉

暢不爲訓故所蝕正非僅僅爲場屋計也附之以數斯其用益廣木公之書自此傳矣



金紫閣記 代

東粵列郡十廣爲著廣之屬邑順邑爲著順之郊龍山爲著蓋自五嶺以北達於京師傍暨吳楚秦蜀滇桂凡通邑大都泉貝之郊舟車之轃往往多連騎結駟之游焉海內習於其名以爲裒然一都會也不知其鄉也若乃循往牒而攷之昔之通籍於朝者直聲懿跡頂背相望蓋又所稱文獻之邦非直轉轂郡國爲豪舉而已予守藩數載會父老以義倉建白之役相率旅見予動容稱歎斯道也其古之人與而今於龍山見之以稱名鄉不虛耳豈其川岳之鍾升英嬗秀有足多者耶諸父老進曰誠若子大夫之言抑願有請也鄉之鎮曰金紫峰

秀拔甲於羣山形家稱中原三幹之外別爲南幹包絡昆明度大小維摩界以鬱江而委於岡廣之間其近者皂幕如卓雲巡如蓋大雁如屏皆杳靄蒼碧雲霞爲際鶩飛鳳舞渡江而東登金紫而騁望則諸山可指顧收也峰巔舊有閣頁天市膺井絡中祀觀音大士左爲文昌右爲漢壽亭侯關公迤而南則元帝之宮在焉前聞荒邈莫知攸始考皂氏之篆甲子且三倍絳縣矣或曰其始蓋特祀大士諸神以次附益之疑莫能明也邇來積著奇美什伯而賢書顧頗稀濶議者以爲文武二祀未有專祠爰聚族而謀之得地於舊宮西偏先是舊宮有巖石象普陀當峰之衝今地當峰之巃五車導前天

驅攘後卜新宮吉卜宮於舊宮南麓與更舊宮而從之莫吉卜宮自爲向吉於是料徑輪攷廣袤嶄者夷之庳者益之爲同壇異宮壇以石高丈有數尺宮前門後寢廣視壇深倍之奉文昌及關帝君祠焉文昌之象三曰梓潼曰魁斗曰金甲皆冕服尊緯象也關帝君冕服遵時制也宮左右率其初經文而緯武百世之常道也元帝及大士宮因其故址塗塈而新之大士宮左右二室既正位新宮乃卽其左室祀惠福夫人夫人粵產惟學人寔祀之祝宜男也其右室祀天妃天妃者莆田林氏女神瀕海州郡皆祀之祝利涉也前此所祀大士祀其現女身說法者類而從之禮之別也元宮之左爲磴道

甃砌無所更析其西甃石達於壇下瓴甋環之以通南北壇之右拾級而升者爲新磴道級視東稍殺峻倍之葢地勢然也舊宮之西新宮之東其地銳上而豐下築墉判之大士宮樜門右啟直其銳爲燕喜亭爲神廚南下右轉洼於新宮之壇介壇與元宮之間爲碑亭直其豐寛廣可張數筵列碑文二題名四且以爲飲釐受燔之所歲孟春鄉之耆老輸將而告成事者子弟之隸於神之籍修祀事而尋盟者檄而徵會皆有恒期其餘以祈禱報賽若遊眺至者不可勝紀也新宮柢山麓可二里其拱揖諸山又二三里其外爲民居爲龍山之水西五里爲鐵溶又五里爲九江皆環抱內向又西三十里

爲鬱江亦曰西江發源六詔受邕黔桂賀湞綏諸水至峰前而大澄若飛練縈若衣帶江表自皂幕諸峰外不可指名者以千數介如駢如周遭無際而海目崙洲石壁諸山皆特起江中爲下流雄鎭方始議時羣言不一探策而卜之賴神之靈輿情恊應迄用集事捐助者七千餘人爲金錢三千餘緡經始崇正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成於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比閭之民篤于耳目以爲三百年未有此大觀也予大夫奉聖天子璽書懷柔百神以康兆庶而新宮之成適會時事若惠邀一言以徵久遠百世而下寔嘉賴之予作而嘆曰父老之言倫矣子則安能抑予聞之吉事之祥以人之氣啖取之

夫脩荒仁也事神敬也班秩有序禮也不呼而集和也不肅而成勇也二三子之志氣見於斯矣記不云乎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崧高維岳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繼自今龍山文獻之盛掩映前巘于是乎在豈惟景物之美形勝之雄已哉請以峰之名名其閣因以爲祝父老志之

七星巖書屋記代梁贊善

肇郡王德安氏性敏好學以家居城西厭市塵之擾乃卜築星巖徙居之冀以養其心成其學也巖去城數里屹然北峙巉巖硆砑嵂屹磅礴若奔若立若起若伏布列如七星狀故名焉中有洞穴廓然縱廣可數十步敞達若堂室宦遊旅寓孰不往觀誠天造地設爲嶺南第一名區也觀夫晴暉翠崖丹霞赤壁列竇通泉洞門長關巖桂發而秋香瑤艸生而春碧對此則心懌神怡澹然而欲忘也至若村屯散居映帶左右羣山疊見聯絡前後溪澄清而魚肥玉沃潤而苗秀覩茲風物可覽則駕然出遊也環區嘉木競秀廬舍整頓過其門青苔甚

虛綠陰滿地童子守扃庸夫俗子莫造其庭矣入其室圖書列座卷帙盈案聞淸談歌詠之聲則縉紳之徒擧列於席矣德安以靜專爲學學成而德業信於人聲譽聞於有司遂膺茂才擧癸酉鄉試歷任桂林會稽司訓余時亦貟丞繁昌後調宛平邈如參商之隔丙子冬余入侍東宮又二年德安由秩滿來會於京師執手欷歔不覺流涕語竟乃出圖示予求爲記顧予宦遊一紀見圖若見鄉國風景如昨惡得無言然斯巖人咸悅而觀之未聞擇而居之者其有待於德安之頤宜豈偶然耶雖然達不忘窮出不遺處宜嘗展圖熟玩覩巖崖之高則思立吾志而不卑仰巖石之堅則思操吾節而不磨

履巘洞之虛則思擴吾心而不窒於物庶幾吾儒德業之助實吾端山水之光也葢地有因人而勝者如莘野伊尹之耕傅巘傅說之築渭川呂望之釣列聖出處之大而地之名勝遂與霄壤俱德安誦法古人必興思齊之念勉期策勛立名垂裕於後則星巘雖硜然之石亦賴之增輝矣是用記之以俟後云



奏記何相國

老師相老夫子台座葢聞神禹抱己溺之思伊尹引予辜之痛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民隱爲溪念者也近者竊見夫子憫念民饑捐粟爲糜浹旬踰月而往歲秋稼方登輒承馳示香順之境令耕者刻期俱發爲之遣兵防護毋令侵敓至哉仁人之用心矣今者傳聞海上奸宄掠人爲盜將瞰成稼而盡攘之耕夫重足屏息以經歲種戒之勞租賦之供婦子之望不得不往獲小則驅命爲盜大則船稼無餘萬室之憂近在旦夕數年以來未有橫肆於今日者事雖未著然既有其端矣聞諸不逞所在有之而間亦有出於盛鄉者伏念夫子趨朝伊始

篤近舉遠將胥萬方而登之袵席此輩擅行無忌近在
邑里非亟爲懲創後將何所底乎茲値湯道尊謁見海
上實其職守願於造滕之下密授方略翦滅諸兇以寧
海國不獨民食攸資抑亦弭亂之要也至於農民爲所
掠脅又當設法分別毋令併命誠知夫子自有宏裁而
門牆猶爲喋喋秖自愧其愚耳

募供錦巖守僧歲米引

旬月以來沿門持鉢爲鄉兵乞食於諸巨室諸巨室有應者有不應者蓋今之人重愛其居積固如此而錦巖守僧性顓顧以爲三廟香火不可以莫之供也而獨未習於辟穀餐霞之術因持册屬以募引夫佛法余未之學也若今之世法既知之矣一則請乞再則請乞人之見之將毋曰彼狂生胡爲者余實有蓋藏奈何呶呶必欲乞之雖然嘗竊聞佛氏之緒矣賦粟守僧資未然之福者也猶之乎賦粟鄉兵防未然之患者也未然之患人或忽之未然之福人將覬之吾烏知難於彼者不有易於此者乎性顓戒行精謹所需不過升斗之間而錦

巖向無贍田誼不可坐視其餒是用代疏于諸大檀越
幸毋謂陳生專好爲人乞食也

新艮堡募建萬人緣疏引

確然有所利濟雖勞費不訾君子弗辭也確然無所利濟雖不損毫末君子弗舉也若乃利濟在可知不可知之間而勞費在渺忽之際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昔在季朝竭天下之物力奉竺乾之敎以爲於治世有裨也然而干戈弗息危亂相屬於是昌黎濂雒諸君子頌言排之亦會物力殫詘不能如異時稍用衰止今夫齋醮經籙竺乾氏之支流餘裔也其說以爲可以超拔沉淪消滅罪刧此其有無不可知顧其爲費也甚小而其爲功於物也名則甚鉅卽功不必果被於物而凡樂聞其說而存之則固吾人一念之善油然而不能已

者也井之有人君子未嘗以身從之然猶且往觀焉豈非所謂有無不可知而不能自已者耶推是心也即起昌黎濂雒諸君子使之捐錙銖之費以修此閎度之行其不必辭而闢之可知也故人何啟廸將以十月下元之日建萬人緣於其鄉緣期于萬廣為善之門也所募自分文至于銖兩無所留棄為其約而易舉也此所謂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者諸君子或奉竺乾或修鄒魯隨願隨力各盡其好善之心而已吾何知儒吾何知佛

龍山堡議設鄉兵則例

呈爲設鄉兵以安民酌羣情而措餉叩天批縣舉行永垂久遠事本堡室閭處外山谷居中界接南新鄰有窺覦之孽地多險阨内藏嘯聚之區近以不逞奸徒結連境外强寇或殺越于貨申旦遂爲畏途或流刼擄艮桴鼓時聞夜警擇肉雖先於富厚殃魚并及於單寒毒徧比閭案盈郡縣稔惡者被擒而徒黨復發傷弓者遠遁而伺間仍還哀此文物之鄉遂爲伏戎之藪我辰安在勢極思通某等竊惟弭盜莫如設兵請兵必先措餉一鄉之守禦有限似難分額於諸營時事之搜括宏多未易借資於國課議率通鄉之物力用供新設之兵儲詢

謀僉同輿情競勸爲此開列條欵干瀆威嚴懇垂屏翰之鴻慈俾奠阽危之赤子羣生怙德永禩銜恩聯赴臺前乞批縣酌詳募設施行

一議兵額

本堡編戶四里環列東西南北四區而中間金紫峰天湖蘇埠諸山林徑幽紆人烟不接金紫峰下爲大岡墟墟日則百貨駢闐餘時則人蹤闃寂賊人往往私期嘯聚然後行刼或良民單踪獨行輒遭殺僇今議設兵四十名隊長四名書手一名統以哨官一員控制大岡墟之險晝則勤偵邏以察探丸夜則擊刁斗以嚴候望是爲拔本塞源之計

一議設餉

本堡居民七千八百餘家共本籍寄庄田產五百三十八頃議每家率餉銀二分田每畝率餉銀五釐總約銀三百數十餘兩計兵四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六錢歲應餉銀二百八十八兩隊長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八錢歲應餉銀四十八兩哨官一員月支俸銀二兩家丁二名書手一名月支工食銀八錢歲應餉銀四十三兩二錢所有餘羨以充火藥犒賞之用

一議建營

大岡墟雖萑盜出沒之藪而介處谷中不便候望議以金紫峰爲中營天湖嶺爲東營蘇埠山爲西營或分兵

守把則鈴柝相聞或游兵往來則踪跡不測仍於大岡墟建小營一所每遇墟日撥兵巡守以察異言異服之奸以防倉卒剽掠之變

一議召募

食本鄉之餉即名鄉兵然亦宜兼客土募自本鄉爲土兵其人或出入不明而未有顯惡募使爲兵開其自新兼寓防範亦所以翦孽盜羽翼也但此輩既非孝子順孫宜以異鄉客兵彈壓之庶不爲變今議客六土四相資爲用而隊長四人若哨官一員俱出異鄉其隊長即兼教師以時訓練倘有失事舉發則客兵從常典而土兵從重典此除惡務本之志也乞賜飭行永勒爲令

一議保舉

哨官錄上委任未必與本境相宜卽有罪狀亦難驅遣今議通鄉紳衿里保公議推舉倘有怯懦疎縱或生事擾害亦得以通鄉公議呈縣去之其管下目兵小過則本哨責罰大過聽通鄉更易蓋既食鄉中私餉其權自應歸之鄉人也乞賜飭行永勒爲令

一議完納

餉雖通鄉樂輸但不設法徵收恐或參差難垂久遠今議均計通鄉餉銀分爲四季每季輪里長一人徵足赴縣秤納其人戸應納不納者聽里長指名呈縣縣給票付該哨登門徵之

一議支給

餉之納縣欲列之章程爲可久行也恐或因而借支那解則各兵不免庚癸呼矣今議納餉之日哨官同赴本縣候縣驗收本哨即日領回支給

一議責成

鄉土遼闊必謂週環巡緝即四十之額存乎見少矣但盜發有因察漸防微該哨之責兼以管下士兵能嚴加鈐東則通蹻無人賊亦無繇而動也如或意外竊發務期極力追捕毋得畏縮至若上司往來免其查點本縣教練免其伺候他境守禦免其調發盖鄉人自爲設守其體統固當與官兵異也已上並乞飭行存案府縣永

勒爲本堡鄉兵則例



龍山堡議設鄉兵盟詞

龍山堡紳衿里老某某等盟爲齊一衆志協濟兵糧以靖地方以垂久遠事某某等籲設鄉兵計安桑梓所有事宜列爲條議具蒙上臺允行兹者干撅得人登壇伊始庶幾桴鼓不鳴綢繆永固矣然必合衆而盟之明神者良以兵則欲其武也餉則欲其繼也法之所及持之欲其固也法之所未及防之欲其悉也今計正項之餉派自田畝戸口以供俸糧亦旣翕然同辭矣始出之後將毋或靳之乎敬盟者一　雜項之餉出自墟塲渡稅看禾鴨埠以修船器供犒賞亦旣區畫具備矣能無隱匿無冒破乎敬盟者二　目前諸費出自題僉以措營房具兵仗

亦既相勸於義矣能一呼咸集毋多寡相責望乎敬盟
者三出納之衆爲政也能不私筐篚不避勞怨歛散必
時規度必精乎敬盟者四輸將有後先捐助有厚薄其
執迷者可諭其故撓者可懲也能與衆共之乎敬盟者
五將或有能兵或用命而私意掣之將或溺職兵或不
用命而私愛護之非所以束士伍壯干城也敬盟者六
陣獲之盜積窩之家國有紀法縣有明示情果眞確立
投水火可也能無瞻狥乎敬盟者七穿窬行竊賭博聚
徒游閒酗酒皆浸淫爲盜階小懲大誡雖豪彊勿舍也
敬盟者八瘋丐之黠或與賊通今以公費歲給之粟屏
毋得入鄉有違禁者以賊細解不得云寡恩也敬盟者

九異言異服僧道弄技之流驅逐出鄉毋滋奸匿有容匿者以窩論罰可也敬盟者十除惡務本其有賊狀顯著衆攻之獨庇之者乎雖士紳勿貸也敬盟者十一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或司直一鄉而傷於仇口衆共白之有無相濟生死勿貳也敬盟者十二鄉兵以衛吾鄉也倘意外調發則有初議在或理請之不得寧別行僉派毋損成額也敬盟者十三鄉境遼曠兵之見額存乎見少倘有可增餉益兵者交贊其成可也敬盟者十四有山麗之兵有陳涌三埠原設之兵勤加撫恤互相應援益以家自爲守則圍可固也敬盟者十五時事多虞每歲迎神修祀而外一切演戲賽會之屬非惟費財亦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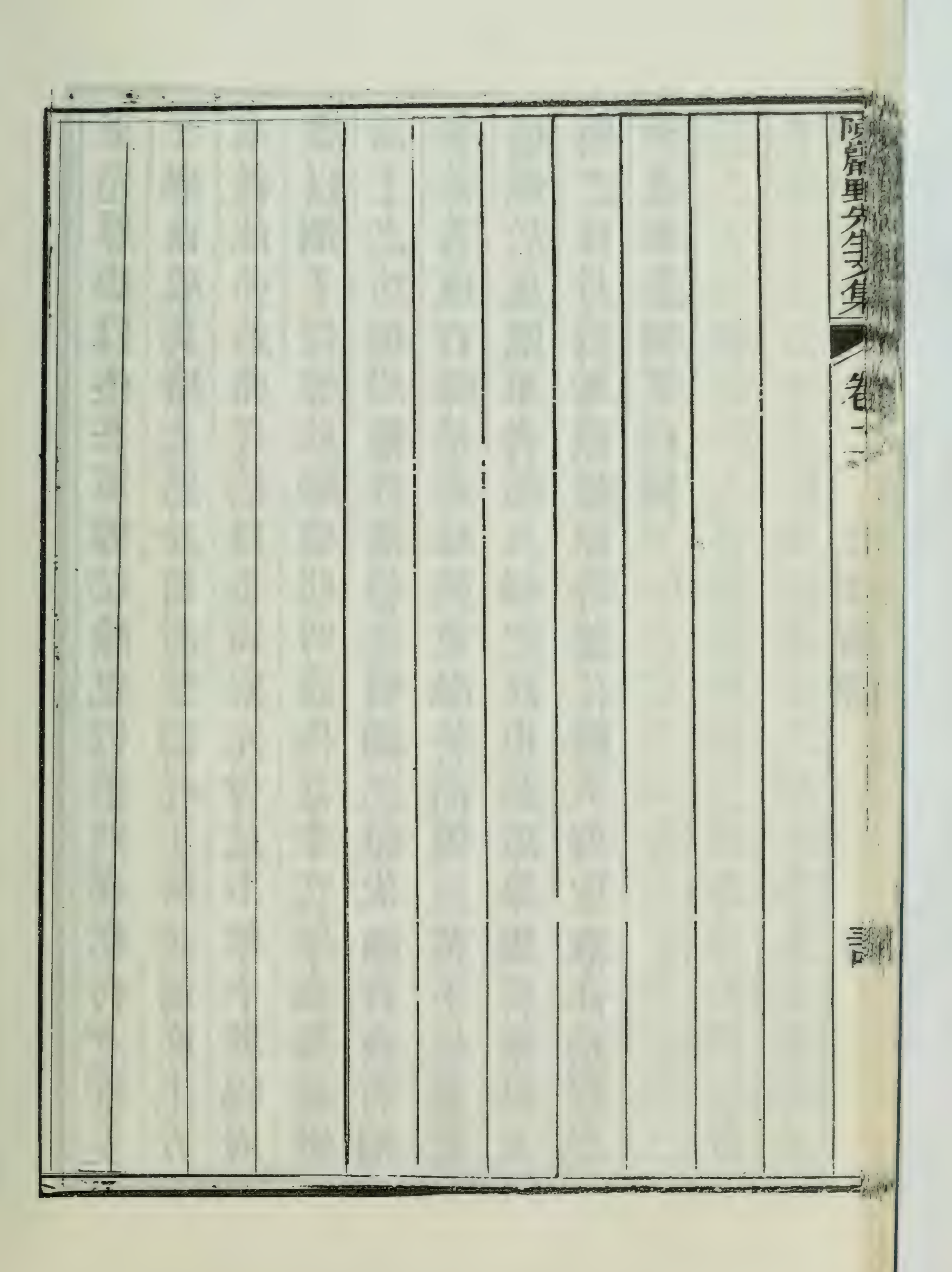
戒心槩行禁絕可也敬盟者十六民迫饑寒則易與爲暴歲屬荒歉有力之家謂宜積穀備賑與義倉相輔而行以種德亦以靖亂也敬盟者十七子弟不帥教者時加訓敕略倣古人月旦之法每月投匭以別善惡不悛則公所罰之又不悛則明廷法之所以豫遠淫僻也敬盟者十八伏念吾輩生長禮俗號稱儒林旣盟之後務期戮力同心愼終如始有悖違盟言者神明殛之

擬上命大將軍徐達等分率士馬規取河北州郡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臨清進攻元都克之羣臣賀表 洪武元年 乙酉閏墨

伏以皇建有極辰樞光爍乎旋頭帝命不違井鉞氣揚於箕尾洗□□百年之□奠中華一統之全六合同風普天胥慶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內夏而外夷譬若上冠而下履慕義來進春秋謹書人書爵之文負固弗賓周雅著于襄于夷之績秦代並邊築塞當時之毒萬世之功漢家掃穴犁庭一時之勞數世之逸慨石晉乞師奚契燕雲淪陷者四百餘年迨祚輿負璽崖門□□□□八十餘載遺臣殉節於先代藏血猶

丹義士飲泣于荒朝裂眦爲赤天厭元德是生撥亂反
正之才運轉陽明丕著摧陷廓清之烈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剛健中正文武聖神紫霧呈禧蚤著日角珠庭之
瑞中星凝靄肇開龍飛虎變之期鼎奠而四方來同應
金陵之王氣詔頒而百蠻率服復漢代之冠裳辟雍振
鐘鼓之靈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爭解辮以襲華風蓄衛
極干城之選如熊如羆如虎如貔咸桃戈而襄武服誕
茲元祀丕奮遠猷天南悉入黃圖肓合□□狎邇河扰
亦吾赤子忍敎□□猶存爰授鉞於元戎俾分猷於列
帥馳道從陸輓道從水赴桓遠震於毡裘有聚爲正有
分爲奇指縱悉遵乎廟略蕃謀制勝惟臨清爲喉咽之

重先厚集以張吾軍雪恥除兇以薊門爲枯朽之摧爰一舉而收其績大憝殄而遺黎嚮化上游控而庶土方來從此弗若弗逢鑄夏金而象九會見卜年卜世綿周歷以彌千臣等欣際聖明叨塵侍從夲嘗學旅長纓慚馬上之功何以攄丹濡管矢螭坳之頌伏願有典有則善作善成百祿是遒絿競並融於商道三苗丕敘怠荒猶儆於虞階車書環八極之江山共球畢集緯象拱大明之日月壽考無疆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歡忭踴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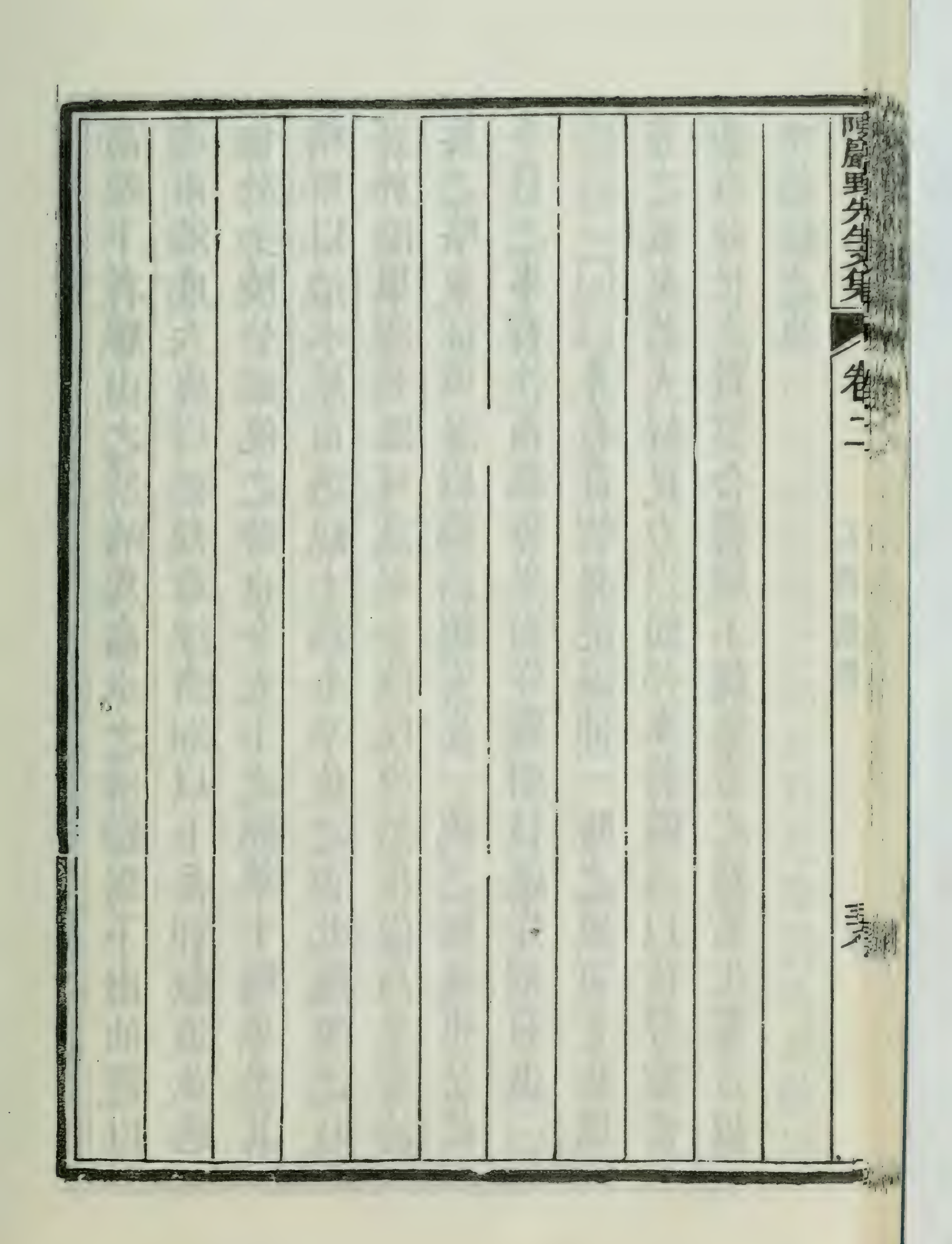


時務策一　乙酉闈墨

自古一統全盛之國必有中興其祖功宗德之入人者深而忠臣義士所爲懷思先烈出而圖吾君者誠不能已於此也中興之版圖視開剏之版圖有不及無或過焉晉宋之偏安周宣唐肅之割裂是已中興之年歷視開剏之年歷有或加無大逕庭焉少康去桀較遠東晉視西雒倍差是已凡此雖有天道蓋繇人事而地利不與焉有少康光武之爲君靡鬲鄧馮賈耿諸人之爲臣中興之全盛宜也若乃初勤而後怠周宣所以鮮終舍魏而吞吳昭烈於焉失據畫江以自守則王謝不能振其衰崇姦以爲賢則郭裴宗岳不能竟其志要其崎嶇

險阻猶能延世當時胥附之勳良有足多者焉是故臣誼尙矣主德先之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矣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我祖宗再造區夏功德夐隻千古而受命之紀略與漢同高皇帝渡江之年卽漢祖王關中之歲皇上恢廓大度有光武之德重以南陽啟宇應白水眞人之鄕仲夏膺圖當鄗南卽位之歲西漢二百三十年而盡於甲申遡高皇帝乙未二百九十年而亦盡於甲申前既踰漢後必稱焉中興之歷數版章直將凌軼東京何有晉宋乃說者謂閩粵之地僻在東南慮不足以舉西北夫事固存乎其人耳古未有以江左定中原者有之自高皇帝始此獨非東南耶且形勢之說以

高臨下者勝山之所峙爲高水之所歸爲下出仙霞以達兩浙度大庾以徑豫章浮淸湘以下岳鄂數道並進會於金陵皆建瓴之勢也今天下之勁萃于閩粵悉其精甲以治水犀而選銳士爲步卒佐之西北馳突之枝窘於陘皐勝負斷可識矣金陵旣復然後倣高皇帝治兵之略東征西討以臨燕趙安在一統之難幾也是故今日之事有作而戰毋坐而守戰則日進守則日退□□□□□□非有奇智異能誠伸一勝之威可立振四方之氣矣若夫紓民力以固邦本籌餽運以佐聲靈當必有命世之賢雲合響應不媿雲臺之烈者生蓋直以主德信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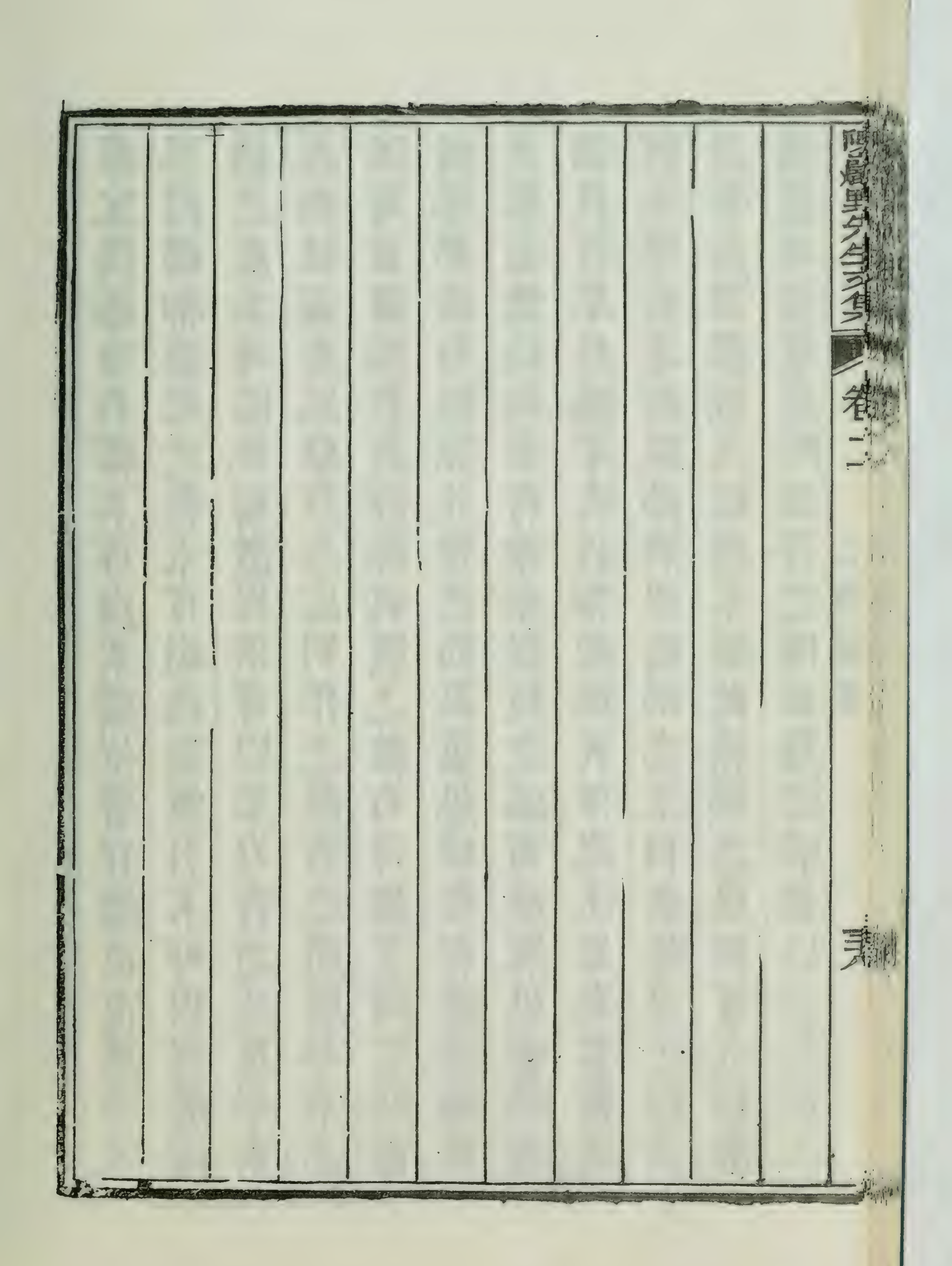


時務策二 乙酉闈墨

知人之難自古記之其自中葉以還則其每甚者也開天之主身起行伍所用將相吏士率多居平握手之歡故其知之也悉至後世而宮府隔矣耳目疎矣將以薦舉爲明揚之寄則卽以薦舉爲黨援之階不得已而求之科舉糊名易書以壹聽之冥冥不可知之數蓋時變使然而士習浮華卒鮮實用下多躐致之榮上鮮樹人之報有識憂之說者乃謂一代名臣悉繇科舉此非科舉能得名臣而名臣之不得不出於科舉也迨夫風尚日下士習愈卑向之矜名飾節者相率於躁競浮薄之途而記誦迂疎者坐闇於是非得失之較其流之歸至

于有私黨而無朝廷有功利而無繩簡雖以先皇帝之焦勞宵旰思所以維風易俗而善用之而驅策不效卒貽大變可盡諉之曰天運然與生竊惟前事之所以失者凡以求之太驟而養之未深有時度越於格之外而度越未足別長材有時嚴毖於格之中而嚴毖未足懲慆德且夫縉紳之習唯諾成風屏息囁嚅循牆磬折不知積幾依阿乃得自致於天子之左右盍至是而鋒銳固已銷劘矣其有瑰意獨行不受羈靮則已羣起詬誶目爲祥金摧折暴加使不得達繇斯以譚使天下學術之淺繇乎科舉而使天下心術之壞非盡繇乎科舉也皇上應運中興需才爲亟要惟振作鼓舞存乎宸扆資

格宜決也而名器不可以不嚴位署宜崇也而草茅不可以獨抑藝文之舊未可捐也而汲引不可以或遺藏納之度未可隘也而激揚不可以不力昔之所重今不必獨輕而要風勵以公忠明作之猷昔之所廢今不必不用而務綜覈於靜躁眞贋之較有封墨烹阿之察而毀譽弗欺有懸鞀止輦之勤而藎思咸集有絕纓賜枝之厚而愧恥萌生有推赤置腹之誠而夢寐俱奮循嘗調以蓄羣材懸不次以待豪傑天下之士見夫名實之辨明攀援之徑絕必將畢智竭忠求自售於皇上即高皇帝所以羅致八紘道不越此積頹之風固可立轉於鴻造矣安在夫畸而存之畸而廢之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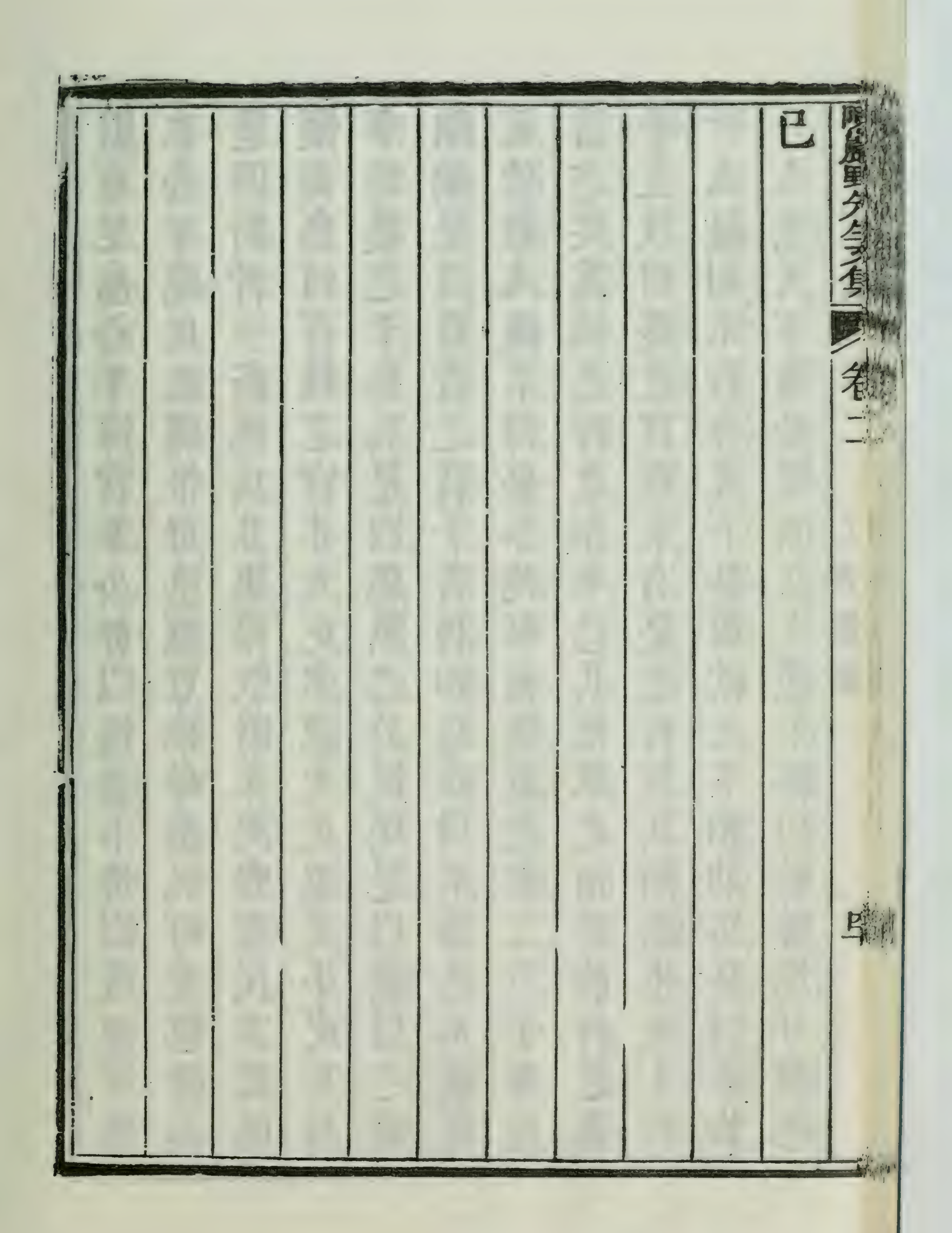


時務策三 乙酉闈墨

生蓋嘗有志於天下之事思條析其弊極言之而未有當也有如執事策問之四端此亦累牘言之不盡者矣然非言之難而救之之難也非救之難而憂之之難也非一人獨憂之之難合有位而憂之之難也請言夫兵逃亡不可束歟囂淩不可戢歟選愞不可鼓歟聯以恩信明以禮秩廸以果毅所以救也而當世之大卒未有痛心疾首於兵之詘焉者何也請言夫財旁漏弗可隄歟中竭弗可濬歟穫薪弗可載歟謹其出納遒其泉源養其滋息所以救也而當世之大卒未有勞心焦思於財之匱焉者何也請言夫吏廉而舉之或廉而按之矣

墨而黜之或墨而陟之矣其墨者固墨也其謂人墨者亦墨也不憂墨胡能救墨請言夫民罷者法諸乎攖之弗能或解絲颺之矣良者子諸乎生之實徵或翦刈加之矣無能易罷而良之烏知不且驅良而罷之也不憂民胡能救民嗟夫今之天下非漢文唐憲之天下也其相率而憂之則且爲東京爲建武如其厝火爲安怡堂自適烏識稅駕之奚從也賈誼之所痛哭李翺之所發憤庸有極乎詩不云乎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是故救之之難言乎無其術也憂之之難言乎無其心也苟有心矣何患乎無術心乎治兵律已必嚴取士必銳兵可釐也心乎治財節而毋慆興而無擾

財可足也心乎辨官奉公毋以援盡下毋以戚吏可循也心乎親民亂繩惟毋急鰥寡惟毋盋民可安也雖然是四術者一術也兵非吏弗馭財非吏弗理民非吏弗懷而庶司百執之官非大吏弗統大吏墨矣小吏其胡奉焉攘之于兵兵是以脆漁之於民民是以蠢冒之於餉餉是以匱昔之君子嗜利如黿殄身不悔已不能憂又禁他人使不得憂今執事而旣策之矣二三子而旣言之矣其戒之行之存乎已其使戒之而終能行之存乎上故曰憂之實難未有憂之而無其術者也夫士以一人憂則不若合天下憂而欲天下相助爲憂則不若一人先天下而憂聖明在上愚生終以時弊爲可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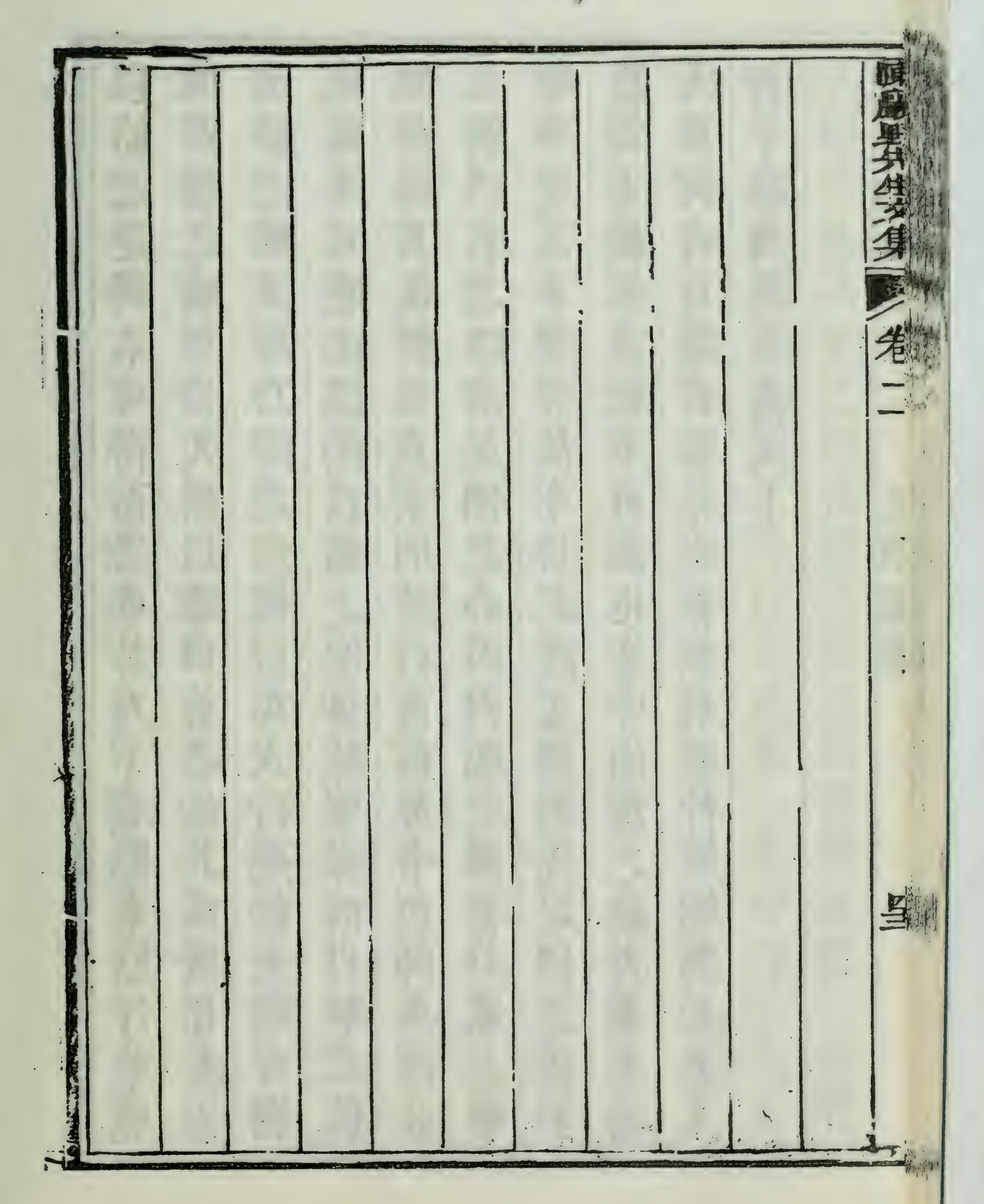
已

時務策四 乙酉闈墨

粵於方今右輔也租賦於是焉供丁壯於是焉出精金良械於是焉輸粵事動搖閩未可知也其進而籌天下愈未可知也今爲粵計則莫亟於禦寇矣天下方靜良者多而暴者寡草竊姦宄其勿有赦也以謹微也天下方動良者怠而暴者奮草竊姦宄其毋厚誅也以附衆也且夫雲雷草昧反側宏多此其中豈盡淫縱不逞蓋亦有英雄之才鬱鬱不得志挺而走險爲所欲爲者矣勝之乎其安之也我有所圖于北而又有所驁於南則其數不勝我有所重於彼而顧有所先於此則其數愈不勝且夫寇亦民也其弄兵可誅其駢首可憫也且夫

寇即兵也其棄之則吾敵其材之則吾使也殺一寇實殺一民計莫若寛寇之誅以全民撫一寇即得一兵計莫若廣兵之籍而即以靖寇今皇上方奮圖恢復中食掛髀詔粤中士紳會兵贛州以是爲犄角之雄輔車之倚也而我且無如寇何則將無如虔何循梅以東珠海以南其爲寇也多矣收用其傑解散其餘可以使堂奥無寇而有民可以使庭戸有兵而無寇可以使閩粤之勢固於金湯可以使克復之功成於指掌生故曰安之便雖然寇而民之因烏乎授寇而兵之餉烏乎供粤經產有籍矣險者屯軍易者業農亦有餘墾焉者乎粤歲課有額矣以供京師以饟戍士亦有轉貸焉者乎夫無

以給之是終不可得而安也若乃下我懸耒蔡汙萊墝
埆而授之曠日持久無以應目前之急其或摟括多方
薄給之糈其母乃誨之淫掠以爲戎行憂故夫寇可撫
也而未可遽也謀餉以饋之使毋觖望謀帥以馭之使
無前郤其既歸我戎索則鼓行而前毋令輿師久淹玆
土廣功名之路消反側之心固內順之圖奮外威之略
粵事安天下安矣故今日之計足國爲先足國之謀重
農爲本履畝而稅不可訓也粵中山澤之藏舟車之輳
夫其尙有可議者當今之世倘有管仲寇恂劉晏其人
者乎請與進而籌天下


頤巖先生文集 卷二 三





